墓碣銘
墓表
行狀
言行述

江漢集 十

江漢集卷之十九目録

墓碣銘

江漢集卷之十九

墓碣銘

正憲大夫訓鍊院都正兼五衛都總府都總管

宋公墓碣銘 幷序

公諱岦字立之姓宋氏鎭川人也高祖諱漣宗 成
廟八年擧乙科爲兵曹郎曾祖諱蕆高敞縣監 贈
通政大夫戶曹參議祖諱粹沃 贈嘉善大夫戶曹
參判考諱伯純 贈資憲大夫戶曹判書皆以公貴
推恩也公幼卓犖有奇氣平秀吉亂判書公入黔芝
山擊倭奴敢力戰弗克死之公年十一與其兄主簿

君皆爲所俘幽之室中公見壁間有利錐夜半手自
拔利錐穴壁而出遂脫身歸黔芝之山得父屍具衣以
葬鄉里莫不稱其孝及旣長驍勇絶人舉光海八年
武科授宣傳官故事初拜宣傳官有免新禮縛辱推
扑不堪其苦公耻之立脫其帽遂不仕明年復爲宣
傳官諸僚知公不可屈直許免新又明年公從使臣
朝 京師以勞加折衝將軍已而拜五衛將出爲高
嶺鎭僉節制使改德源都護府使 仁廟靖社逆臣
适爲平安道節度使以公勇敢請與偕 仁廟許之
明年适反公欲伺機斬适首乃懷白刃入帳中見适

左右多壯士知不可犯乃太息曰事若不成則丈夫七尺之身徒爲虀粉忠國之心何以自白乎卽陰與价川郡守許佺約投元帥營至兎山縣加鍾橋率所部兵三千人詣元帥軍哭之慟元帥感動乃延見及至鞍峴公先登與斬适首冊原從一等功臣崇禎六年擢嘉善大夫會寧都護府使居二年入爲同知中樞府事又出爲竹山都護府使初光海後宮金氏有愛弟光海欲得最吉人以歸之令術者推文武諸臣之命術者言公命最吉於是光海命歸公公以武臣不敢辭而非其好也光海意欲柄用之乃使金氏密

諭於公公不肯由是終光海之世而官不顯及光海
廢以公爲圍籬別將公上疏言臣與光海有僚婿之
義不敢冒疑而爲別將 仁廟下教曰宋豈忠義之
士豈可以小嫌疑之速令往赴公乃行以嘗臣事光
海故待之寬而有禮士大夫服公之心而光海亦感
其義淸圍南漢公守城勞陞嘉義授五衛都總府副
總管明年出守載寧郡城長壽山率僧徒與共版築
不勞民而城遂成入爲訓鍊院都正進漢城府右尹
出爲富寧都護府使 孝廟元年又出爲龍川都護
府使後十年以大耋陞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 顯

廟三年 上御春塘臺閱武才公時年八十有一以
侍衛乞試騎射 上壯而許之 命司僕寺出路馬
弓公乘之公拜 命一躍上馬馳射之連發五矢皆
中之羽林諸將無不懽聳 上亦喜爲之改容 下
教曰宋岦年踰八十能引弓馳射如飛未嘗有衰老
之氣其矍鑠不愧馬援 特命加正憲大夫知中樞
府事兼五衛都總府都總管後六年丁未三月初六
日卒于家享年八十六訃聞 顯廟嗟悼之遣官致
祭以其年閏四月初四日葬于衿川葛堰之原公爲
人剛毅果敢有大節居官廉潔爲德源會寧竹山載

寧富寧龍川六太守而未嘗廣置田園爲子孫業至老歿不改其操方光海嗣位之時以後宮姻婭之恩當得兵馬節度使而能自守終不肯爲光海用及在西幕适陰與腹心之士日夜謀反而忌公甚乃以事送留慈山公旣行而适果反慈山府使安夢尹欲逼殺之公夜半縋城下去即自誓曰我歸京師無以明爲國之心乃還走賊适軍中提白刃而欲刺之此其志可謂壯矣公夫人某州某氏某官某之女生一子賢而早歿庶子幾人曰某曰某銘曰

童而俘兮能夜驀也貺深壘兮收父骼也懷白刃兮

入重帟也虎有爪兮剌不獲也從我元帥矢獻馘也靖此大難功赫赫也黃髮乘馬射中的也維敢維勇銘幽窆也

輸忠竭誠揚武功臣資憲大夫平安道兵馬節度使完春君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忠襄李公墓碣銘 幷序

公諱遂良字善甫統制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諱聖賚之子平安道兵馬節度使 贈兵曹參判諱益亨之孫懷義君諱哲男之曾孫桂林君諱瑠之五世孫也桂林君當 明廟世遭誣死國人稱爲賢公子至

節度使始以武位至大將仍父子爲世名家公少英偉擧　肅廟二十五年武科初補宣傳官不樂棄去由部將遷訓鍊院主簿判官僉正出爲全羅左道水軍虞候居三年入爲刑曹正郎又出爲德川郡守改長興都護府使進訓鍊院正遷統制使虞候又出守渭原郡又四年由淸州鎭營將入爲內禁衛將遂拜行首宣傳官議新薦訓鍊大將尹就商爲從父弟某之子令公薦之公不從揚言枳之就商怒招公大罵曰君敢枳吾子姪邪公不答瞪視就商曰吾不能媚大將軍其可仕乎卽平立脫所着帽投之前坦步而

去麾下士皆爲公懼而公揚揚不少挫也　景廟元
年以三和都護府使薦爲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居
三月遷拜北道節度使令　上即位移平安道節度
使以左遷仍帥北方初趙翼命爲評事在公幕府違
令多公陳兵衛欲遂以軍法繩之翼命大恐直夜半
踰摩天嶺走馬遁去乃得免及爲持平司憲府以事
詆之　上曰翼命以評事螫元帥邪乃　下教流之
遠方公亦以此解符歸四年春淸州兵變節度使忠
愍李公鳳祥中營將忠壯南公延年皆死之畿輔大
震　上乃命兵曹判書吳命恒爲四道都巡撫使出

師討時公以馬兵別將衛　宮城卽日從征次于露梁庶子世春請俱往公叱曰竪子敢亂吾心邪吾得死所汝速歸守吾先廟卽策馬不顧而去麾下騎無不感激　上遣校理朴文秀往諭出征諸將士公叩頭言曰臣等待罪行間使逆賊直逼圻甸此臣等之罪也因慷慨泣下數行文秀以聞　上義之至振威縣有賊鋒隱隱往來陣門外公不爲動夜將半飛矢四集公堅壁戒其軍中毋妄動乃遣驍將申震熽帥敢死士數十騎間道襲之斬其首卽僞都事金聲玉也至安城郡有　密旨下巡撫使授公以會寧府使

召公而歸公不應曰吾臨陣雖有 召命不可離次
待他將來代然後乃可歸矣巡撫使爲之嗟歎於是
下令遣他將公始受 命見巡撫使慨然流涕不忍
去巡撫使感其忠節啓留之朴宗元屯青龍山兵甚
盛火光屬天衆皆懼不知所出公明燭端坐帳中號
令嚴肅由是一軍始帖伏巡撫使令公趣戰公以爲
賊衆我寡以奇兵乘其無備而擊之賊可破也乃分
兵授其裨將閔濟萬伏於山下日且入東北風急公
揮旗大譟而進賊遂潰而濟萬兵從山下左右夾攻
禽僞營將薛同麟斬宗元首獻于 京師至竹山望

見獐嶺甚高峻公喜曰兵法先據北山此百戰百勝之術也乃以兵陣于嶺上賊五百騎至嶺下仰視公兵已據險大驚還走至平原擊牛犒軍煙塵起不見其際諸將士不肯前進公遂拔劒誓三軍曰今滅賊在此一戰汝三軍其各鼓勇乃躍馬下山力戰賊驚散相與蹂躪而死者不可勝數禽李麟佐輜重委積如山丘公下令曰敢有私取者斬賊既平 上御南門行受馘禮 下教曰向者外遷不知李某甚矣今李某能成大功朝廷豈不愧乎冊公勳 賜輸忠竭誠揚武功臣號進階爲嘉義大夫封完春君 上御

後苑 命騎射公中三矢 上奬諭曰李某禦侮之
勇老而不衰特 命加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五
衛都總府都總管居二年遷捕盜大將薦爲三道統
制使御史李瀗言公養病狀 上教曰新定逆亂閉
閤深坐豈非勳臣保重之道耶又三年復拜平安節
度使有言事者劾公以年老無能 上教曰年之高
者如可棄安用廉頗馬援哉趣公受 命十一年病
瘡且革聞 上大閱卽奮曰吾爲武臣敢以疾辭乎
裹瘡而起子弟交諫卒不聽終日馳驟疾益篤及歸
而卒乃三月己卯也享年六十三訃聞輟朝 贈議

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　賜弔祭謚曰忠襄以
其年閏月某日禮葬于楊州長興之原公身長八尺
有餘鬚髯若神好氣義臨危果敢雖湯火有所不避
也嘗喜讀孫吳兵法語人曰用兵莫如孫吳爲將者
不可以不讀也平居杜門謝賓客終夕飲博一不言
揚武時事人有問者輒笑曰犬馬之勞不足稱也當
安城竹山之役功冠諸將而廵撫以其父名與公同
其所上諸將戰功輒諱公名而不書故公功居於三
等卿大夫稱公之屈公謝曰人臣效死　社稷是職
也賴諸將驅馳之力廓清　國亂吾何功焉卿大夫

多其不伐　成廟別子十八人惟桂城君恂最良公
之先也高祖曰諒恩陽君世爲宗臣至其孫屬籍始
絕公夫人羅州羅氏積之女也公雖已貴而夫人手
自紡績以賢明稱年七十六卒無子以公從祖弟慶
萬子殷春爲後殷春官至統制使紹封完恩君有子
四人女二人子長曰炯中武科价川郡守次曰烜曰
熤武科宣傳官曰焕女長適韓景權次幼庶子曰炫
烜之子與熤之子又皆幼世春武科子煒武科宣傳
官初公爲統制使時有德於軍民及旣歸軍民思之
爲立碑於南門外公卒之夕天大雷龜首下墜軍民

相傳以爲異公與逆賊朴纘新同在軍中巡撫使以會寧府使 教命招公以授之公如去陳而纘新獨將三軍則安知 王室之不危也嗚呼公不去於陳卒平大難者豈非天邪公旣卒 上過南門望公家惻然久之 命近臣賜祭于廟是 國家思公之忠而 恩澤及其家也今年春公次孫烜以狀請銘於石銘曰

桂林豈弟 襄悼之孫比于節度鎭我西門矯矯忠襄襲武之服殿彼朔方鈇鉞其肅 王命虎旅往討凶殘公髮皤皤介胄有桓 王遣侍讀戰士是勞公

泣稽首請掃狂盜孰信流言徙之北徼三軍易帥逆臣讙笑公憤欲死誓蹈白刃　璽書留之得不去陣高山律律狠子爲穴公奮厹矛羽騎四列左擊執訊右擊獲醜平原躍馬殲厥大首漢水洋洋　王畿永清乃錫公爵用答忠貞公受多祉施及其子我銘于石以朂戎士

高麗故左司議大夫右文館提學忠宣文公墓碣銘并序

忠宣文公旣卒之三百七十餘年其十五世孫就光輯公之事乞銘于景源曰吾祖之墓在丹城縣葛蘆

介山不可無幽堂之銘敢以爲請景源曰惟忠宣公事高麗純忠高節聞於四方法宜銘余何敢辭謹按公諱益漸字日新初諱益瞻晋州江城縣人也少好學與文忠公鄭夢周擢文科第爲左司議大夫右文館提學奉使蒙古公剛直名重天下妥懽帖木兒問公曰爾王荒淫無度朕欲廢之何如公對曰君之於臣猶天之與地也臣雖死不敢聞命妥懽帖木兒大怒曰朕志已決而汝以屬國陪臣不遵天子之命罪死不赦乃流于交趾之南萬里之外居三年釋還高麗於是學者皆稱公能守忠貞之節也自宋室旣亡

以後學校頽癈公慨然以孔子子思孟子之道爲已任詆毀釋氏教弟子必以孝悌忠信風勸之恭愍王時又上書出入古今數千言王不能用當是時公倡絶學使文教煥然復明於是學者皆稱公能得道德之蘊也已而知淸道郡事大司憲趙浚劾罷公職公即日退居田里遂匿於智異山中自號思隱爲人慈孝丁母憂廬墓三年倭奴之亂人皆匿公獨不去而倭奴不敢加害及王氏政亂之時稱疾不仕見幾而歸於是學者皆稱公能成隱遯之志也洪武十六年癸亥二月初八日以疾卒享年五十三辛禑命禮葬

葛蘆介山又立石以旌其閭建文三年　本朝贈嘉
靖大夫參知議政府事兼領　經筵事藝文館提學
諡曰忠宣立廟道川公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初
配曰夫人周氏繼配曰夫人鄭氏有子五人長曰中
庸司諫院獻納次曰中誠進士次曰中實門下侍郎
次曰中晉進士次曰中啓禮曹判書孫曰和承政院
都承旨曰萊贊成議政府事長淵伯世稱公歸自交
趾得木綿藏之筆管及既歸植于國中高麗木綿自
公始然夏后之世已有木綿故禹貢曰島夷卉服厥
篚織貝是也蓋卉者木綿之屬今南夷木綿之精者

謂之吉貝然則木綿出於南夷也亦久矣烏可謂自

公而始邪銘曰

義足以正君臣之倫學足以窮天人之眞知足以全

丘壑之身何必以南夷一卉論公之仁

朝散大夫司諫院獻納致仕丁公墓碣銘并序

莊憲王十有九年建興天寺令禁軍嚴守寺門絶人

往還出内帑金銀珠玉造袈裟　宣賜甚多是時妖

僧爲住持恣行無忌上自貴戚下至閭巷稱弟子猶

恐不及一歲中削髮爲僧者數萬人武靈丁公在太

學乃率諸生上疏曰佛氏之害固非一端而其敎無

父無君必闢之而後仁義可興也孟子曰我欲正人心息邪說誠以人心正則彝倫序而天下治邪說興則彝倫斁而天下亂佛氏之道大行于世雖堯舜復起其將誰與治國家乎夫人主萬民之表京師四方之本也人主所好萬民慕之京師所尚四方效之可不懼哉近者水旱相因饑饉日甚而 殿下創興天寺供億之費必將浚民之膏血于斯時也卿大夫如有諫者則 殿下教以 祖宗所創不忍坐視其毀也故僧徒誑惑愚民大道之中設梵會無貴無賤靡然從風誰得以遏之乎恭惟 國祖康獻王嚴禁僧

徒恭定王革去寺刹什存一二其所以闢異端者
可謂至矣今 殿下承 二聖之統廢沙門令僧無
得入城市故僧皆斂跡縮首莫敢肆行又孰知 明
聖之世異端復興也且金銀本非國中之所常有也
故 王朝請免金銀之貢已久矣若使 上國聞此
事則將謂 殿下何如也自漢以來事佛者盖已衆
矣未聞以如來之力享國長久也楚英信佛而終致
大辟之誅梁武事佛而不免臺城之餓則佛氏無益
於國亦可知也伏願 殿下令攸司斷住持一僧之
首永絕邪妄之根國家幸甚 王不從公與諸生約

捲堂　王召見詰其空館公對曰　殿下崇佛諸生欲歸而爲僧耳又抗疏極諫不止　王震怒欲致之死領議政黃翼成公牽　王之裾爭之曰　殿下若殺丁生則史冊何以書之　王大悟止竄北方尋赦之乃流妖僧于濟州由是異教始廓清公之功也公諱克仁字可宅號不憂軒靈光人也曾祖諱贊知密直司事祖諱光起判典農司事考諱坤少擧進士妣安氏閑城少尹挺之女也宣德四年公成進士游大學爲諸君子所推重及退居丘園之中力耕耘樂而忘憂　恭順王時擧逸民召拜廣興倉副丞　恭懿

元年中文科補全州教授旣十年調成均館　襄悼
元年特拜司諫院獻納改正言　康靖元年致仕歸
故鄉　王命禮曹判書李承召供帳祖道都門外以
送之　王下諭曰予聞爾廉介自守不求聞達聚子
弟教誨不倦予甚嘉之然年老難於任事故特加三
品散官又令本道賜食物辛巳八月十六日以病卒
于家享年八十一葬于泌水之陽竹洞之原公娶九
皐林氏尼城縣監殷女有子二人長三俊生員次七
賢司饔院正女五人長適趙甫榮次適盧以顯次適
柳吉淮次適金潤孫次適金和雨直長始公之墓有

碣石年久剥落不可考今年四月公後孫生員孝穆使其子請銘于余余旣慕公之德美又感先祖翼成公力爭之義乃爲之銘銘曰

於戲丁公危言觝佛遂投北方令名四溢殖殖其正斬斬其嚴弘我周行永有光爛

通訓大夫宗簿寺主簿 贈通政大夫兵曹參議梁公墓碣銘 并序

神宗皇帝十九年倭奴使者平調信來請和親宗簿寺主簿梁公大樸貽書于鄭相公澈曰伋聞倭奴平秀吉書稱朕將率精兵五十萬超入 大明辭絶悖

王朝雖欲掩匿之亦不可得也夫 王朝之於大明義則君臣恩猶父子非金氏之於唐家王氏之於宋帝所可比也今秀吉乃敢貽書而 王朝不以爲辱古所謂秦檜一人愚宋者不幸近之大樸誠恐中原 天子疑 王朝爲倭嚮導移六師而問罪也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秀吉以一小醜敢陵侮于大明皇帝此天下萬世之賊也宜沐浴請討秀吉以昭明春秋之義也願閤下白于 王朝斬倭奴使者之頭無使 王朝貽宅日無窮之悔也鄭公見書喟然歎曰此孔子春秋之法也尺紙足以却秀吉

百萬之師矣將聞于　朝會鄭公安置江界不果奏當秀吉貽書　王朝也文烈公趙先生憲嘗陳疏請斬倭使奏于　天子然文烈　王朝陪臣也萬曆時奉使于京師朝　明天子皇極殿則具疏請斬使者義當然也若公者不過屬國一布衣耳足未踐　天子之庭而乃能貽書國相請斬使者何其烈也公字士眞南原人也曾祖諱敬老慶尚道節度使兼安東府使祖諱自潤尚衣院正父諱艤司憲府執義母贈淑夫人某州某氏某官某之女也公少沉重事親孝謹丁內憂廬墓三年及執義忤李芑黨又入良才

驛壁書下獄吏罷官而卒公廬墓如其前喪旣闋服
從朴相公淳鄭相公澈爲忘年道義之交二相公年
位俱高而與之討論經史竟夜同驩朴相公廢居郊
坰縱飮於靑谿精舍謂公曰 國家有難救民者非
子而誰邪公稱謝辭不敢當鄭相公每見賓客必迎
拜及公至門輒下床或曰相公位大臣見一布衣何
自損禮貌爲也鄭相公曰吾士眞今之人瑞也吾安
得不乃爾也當是時黨論大起公以謂若得牛谿成
先生應召而來庶可以協和 王朝矣鄭相公乃從
其言卽爲書邀成先生曰足下不可不來成先生笑

曰此必梁士眞誤薦我也於是造　朝佐銓選薦公爲　某寢郎固辭不就至隆慶　天朝使來遠接使鄭公惟吉辟爲從事聞于　朝遷爲主簿宗簿寺公至義州與　天使登統軍亭講射儀公發三矢皆中的　天朝武士大驚歎曰此眞百步穿楊手也公嘗夜讀孫吳兵法不少輟或曰盛世讀古兵法者何也公對曰古之通儒無一書不誦讀之我豈不爲通儒邪其後南原張太守修廣寒樓公以爲不出十年廣寒樓必灰燼矣何乃勞民如此哉張太守謂之誕妄然公有先見之明無事不中無物不驗也初倭奴使

橘康光至仁同睨視槍竿曰爾國槍竿何其短也公在府中卽應聲曰爾國劒鋩甚鈍矣康光下馬請共乘公避不見盖已料康光之意也高忠烈公敬命與公友善公馳書諭以并力討倭奴高公果至推以爲破倭將軍公自以參謀軍事爲之副麾下士皆曰今公虗上將位而不居奈失戰士之心何哉公曰不然我起義而自立爲將是示人以利已也六月出師至全州自葛潭驛踰栗峙先騎來報曰前有倭奴數萬人上下馳騁勢甚熾乃登峙俯視游兵布長谷籠山絡野或以爲莫如班師自烏院復向全州公擊劒曰

丈夫一見倭奴豈可恸邪若出不意則收功在於一戰也乃自領敢死之卒建旗鼓以抗倭奴會倭奴列竈雲巖欲炊飯見公之兵乃先遣前鋒萬騎踰于嶺礮聲大震公拔劒左右突進而　王師皆殊死戰遂乘勝斬五千級伐大木白而書之曰壬辰六月某日梁將軍破倭奴兵奏凱歌勒石刻之乃進軍至于鹽巖倭奴兵欲與公軍而交戰見公紅旗皆奔潰莫之敢抗居未幾公以疾卒于軍中是年七月七日也夜大雷雨有長虹見於西方久而不滅公享年五十葬于南原蛟龍山某里之原公將卒夢登于天請上帝

救我之　王朝上帝曰已命神兵救之耳公謂將士曰上帝敕命丁寧可無憂矣公有馬一日能行五百里號曰烏龍公下世前二日夜烏龍悲嘶不食死公歎曰我病已矣烏龍先我而死焉豈非天耶公夫人高靈申氏禮曹參議復淳孫昭安公浚之曾孫也生子二人子長曰慶遇文科從事官次曰亨遇忠清道都事慶遇有子曰振翮舉進士師事沙谿金先生累薦不赴振翮有子壽登文科官止博士玄孫男女若干人嗚呼秀吉謀叛也徵梁公則一國之人被髮而左衽矣然鄭相公見公書而不聞於　朝何也豈小

人執　國之命而君子雖有忠言亦不可入者邪銘
曰

明莅神器天下歸極逮茲萬曆蠻跳而棘梁公特立
湖南慕泉憤上尺紙國相是諷辭嚴義正乞斬使臣
翼翼國相驛置將陳居然禦魅未奏其書維時梁公
奮自茅廬慷慨激發按劒以戰雲嚴破賊迅如震電
森列干矛張皇武服執訊獲醜白書于木誠感上帝
而有拯救立石三尺刻示窮宙淼鐔載煌虎韔交弓
淑旂央央用昭膚功烏龍夜嘶公命垂盡長虹亘天
太白遂隕盛烈未章壯士飲涕納銘幽堂以示百世

贈朝散大夫戸曹佐郎文公墓碣銘 幷序

東湖處士文先生有弟曰善教字仲化開寧人也洪武中判漢城府事諱天奉事 康獻王以材顯始徙咸興於處士爲六世祖其曾祖曰致寧禦侮將軍祖曰翰少舉生員父曰鼇軍資監奉事處士篤行有高節鄉里子弟師尊之公與處士同室居未嘗一日離左右也處士升席公摳衣必愼唯諾處士在坐公攝衽跪坐而饋宗族賓客皆嗟歎曰事兄何其敬也雖孝子之事父母無以過也初陳大猷疾儒林欲殺處士者久矣然公居側爲之羽翼不敢害也會倭奴

兵屠　王城郡縣亂大猷募賊圍公家大索處士而
處士方適他郡公瞋目大罵賊曰我東湖先生也汝
敢刺乎賊遂殺之壬辰某月某日也時年幾十奉事
君與公同死家奴仁守入賊中竊負公屍而來以其
年某月某日葬某府南朴漢之原配　贈淑人朱氏
副司果仁傑之女有子一人曰日章參奉參奉有子
五人曰炯曰煜曰炫曰煌曰煬處士諱德教公爲處
士而死之　肅廟四十有一年　贈朝散大夫戶曹
佐郎銘曰

於戲文公爲兄殺身焯茲義問揚于無垠

李敬之墓碣銘 并序

景源少時聞處士成君道行李君奎臣二人者與相友善爲知己名重鄉黨成君博學能綜括儒家之言淬礪心志講劘道藝不出門者殆十年李君篤行自四歲臨喪知哀能自跪拜如長者及其旣壯治節文進退恭謹無違禮故鄉黨稱二人者爲賢士然成君嘗謂學者曰李君理身清苦非道行之所能及也李君字敬之崇政大夫行工曹判書靖憲公諱光廸之孫也父曰元輔以文學聞母孺人文化柳氏故江原道觀察使諱景緝之曾孫也敬之少孤事其母能致

其敬每日入趨侍左右夜過半危坐不懈母既息然後乃退母憂之嘗命蚤退猶拱立寢門之外雖大寒手足皸瘃莫之敢退宗族無不稱其孝也大學士文正公陶菴先生以儒宗講學于道峰書院敬之深衣從諸生出于門外以迎之先生三揖至阼階疑立三讓敬之先升諸生從聚足連步既上堂然後攝衣北面拜周旋磬折如弟子禮於是講心經正蒙太極圖敬之屛氣跪正席容貌枯槁不外曄肅然齊莊觀者爲之竦動焉敬之捧手問聖人明善誠身之所以爲中者論說精微先生由是敬重之知其學術之深造

也公卿貴人或饋以粟米貨財敬之輒拒不受之宗族以爲子有老母其可以辭人之饋邪敬之曰無名之饋不足以累吾母也宗族慙服敬之燕居喜潛思爲人端愼有志守嘗侍母疾凡三月未嘗解帶病遂篤然終日儼然整冠不敢少懈及將卒書朝聞道夕死可矣何必動吾心書訖而卒丙寅五月十四日也享年四十有九是年八月二十日葬積城德里之原李氏世爲星山人文景公稷事 康獻王爲名臣後七世生諱世美 贈吏曹判書於敬之爲曾大父敬之初娶達城徐氏牧使宗集之女生子一人曰永鎭

又娶完山崔氏通德郎守道之女生子一人曰靖鎭
初景源嘗入北里升敬之所居之堂有梧梅二樹在
庭而敬之不可見也已而敬之冠緇冠欣然迎之豈
所謂隱君子歟銘曰

安其性樂其命鑱之銘昭德行

通政大夫敦寧府都正李公墓碣銘 幷序

有醇質練達之君子曰李公秀輔字君佐韓山人也
曾祖義禁府都事諱德泗祖平安道觀察使諱泰淵
父江原道觀察使諱萬稷母 贈貞夫人東萊鄭氏
參議載岱之女議政府領議政翼憲公太和之孫公

少力行 景廟元年補 獻陵參奉遷典獄署奉事
賊臣用事棄官去 英廟元年由掌苑署奉事遷尚
衣院直長陞別提改掌隷院司評以事復入尚衣院
爲別提改司僕寺主簿義禁府都事丁父憂服除起
爲別提典設司會遷 長陵以濟用監主簿兼 長
陵殯殿郞出爲龍仁縣令以遷 陵事仍濟用監陞
漢城府判官出爲平壤府庶尹平壤當西塞之衝賓
客相望而簿書獄訟甚繁公日夜能殫心政不少滯
西人無不稱其明秩滿由瓦署別提入司宰監爲僉
正未幾出守安山郡安於畿輔爲疲郡凡國役皆取

於民一郡困於賦徭公斟酌經費之數令郡民不賦一錢郡民至今頌其德居三年陞尚州牧尚嶺南一都會也吏悍民頑公旣至以威服之而恩拊之尚人畏愛如父母故事經用自民戶排日納官寡婦孤子持薪蒩絲麻日待於州門之外公愍之令民歲納錢三緡爲市易法民便之春秋節度閱兵民出材木爲茇舍以處赴操者民力大困公經始立屋數十架覆以瓦不役一民而屋成三軍大讙州城之外無店舍嶺外喪車之歸葬者皆露宿公爲建瓦八架於州城外送死者皆蒙其澤初金甲金乙兄弟以無罪繫獄

考問且八年公察其冤立釋之二人脫械叩頭泣爲之流血觀察使以公治行聞于 朝特降 璽書以褒之賜以東帛秩滿復入司僕寺爲主簿歲大饑差常平郎振流民其秋出監星山縣星無凌陰每鑿氷無以藏之公至則築石爲凌陰民無氷憂 國家南接對馬州歲賜嶺外郡縣米方春江運農民負戴於四十里外以輸之公歎曰勞吾赤子爲倭奴役若是哉乃建倉於江岸令民未冬納于倉以便漕轉居三年 英廟聞公治民狀論賞進階會吏曹復本州牧遂 命加通政大夫以緋衣爲牧如故秩滿召入敦

寧府爲都正後六年以疾卒癸酉正月十八日也享
年七十七初葬公州茁洞原明年三月某日與元配
淑夫人趙氏繼配淑夫人愼氏合葬于觀察公墓左
李氏世以孝謹聞公又純慤精嚴循循如也燕處肅
恭雖家人不敢仰視其居官不邇聲色雖病篤不以
便服接吏民而鄉黨宗族之會輒溫平無所修飾然
性愼默亦不喜私議人物也臨事必懋爲經遠之功
在尚州也治館宇未完而遞及爲星山資送工費卒
成之其視公如私皆此類也然其自奉極儉約凡爲
雄邑二十年不增一畝及晚節糲飯敝絺猶不給也

當 王朝並用諸黨號爲蕩平公嘗語人曰宋自謂
停以後天下大亂今之人亦可戒也公有子二人女
二人子長曰思重 懿陵參奉趙氏出也次曰思弘
爲季父後女適金亨澤次適朴天行大司諫愼氏出
也參奉生三男一女男曰奎英奎亮前同福縣監奎
應又爲思弘後女適金安默瑞興縣監金亨澤繼男
相謨朴天行四男大浩進士至浩致浩時浩奎英二
男一女男曰坤載民載女適金魯行奎亮一男三女
男曰文載女長適沈能禧次適南㫚來次適洪秉均
奎應一女適徐有膺金安默三男二女男曰基豐參

奉基中基弘女長適李始源進士次適宋奎熙初參
奉有士友望與李公天輔南公有容吳公瑗及余相
好也吳公嘗言李士固明於天下之機今之奇才也
然考其淵源實有所自云公天性篤實無僞於文辭
不喜溢美嘗以爲寫人之德如寫其形苟加一髮非
眞也故余銘公之墓不敢不體公之意也銘曰
允矣李公良二千石旣愼而默又明以核威震百里
自公廉白三世涵喣循吏之澤凡今之吏孰好載籍
公在于州諷古簡冊仕不忘學日夜以繹嗟爾孝孫
毋墜厥跡

通訓大夫羅州牧使羅州鎭兵馬僉節制使洪

公墓碣銘 幷序

景源少與洪養之游養之淸介有雅趣賓客多當世賢士大夫登其門者望其容貌無不灑然起敬焉旣而又與其從父弟壽翁友善壽翁精粹好自晦居家孝友杜門却掃不妄交輕薄之士數十年獨與養之及景源治儒學應科舉然養之壽翁皆能詩往往驚人養之之詩如高山仙鶴回翔雲日澄明壽翁之詩如淸廟羽舞隱約琴絃激越聞者爲之斂衽焉金伯春嘗謂景源曰養之之詩其才高非人所及壽翁之

詩其氣逸世無知者甚可惜也壽翁諱櫟號毅齋南
陽人始祖諱先幸在麗朝金吾衛尉入 本朝世著
名德曾祖諱聖元僉知中樞府事 贈參判益城君
祖諱璘參判南溪君 贈判書考諱龍祚大司諫妣
韓山李氏同知中樞府事諱昌齡之女大諫公英偉
有望位不充其器有子二人公其長也少舉進士以
蔭初補 章陵參奉由軍資監奉事入義禁府爲都
事遷尚衣院別提改掌樂院主簿又以尚衣院主簿
拜戶曹正郎出監聞慶縣間爲旌善錦山二郡守歷
潭陽府使而不赴由榮川郡守陞海州牧進羅州牧

凡十二年居外官其爲政明以御吏簡以莅民節用
裕財任怨於始而收譽於終觀察使皆服其治二十
考未嘗居貶其在羅州時執義朴公致隆論數三大
臣流海中湖南州郡皆惴惴畏其權勢不敢使人存
致隆公慨然曰言者餓死海中則牧使之羞也乃貰
馬束裝而送之及其歸也又致其記簿之餘以救其
死聞者莫不誦其義然大臣銜之居無何釀公之罪
授楊州又移嶺外五年禁錮初觀察使某擅賣軍餉
二萬石於羅州海上會歲大飢有 旨州縣擅分者
皆令首實觀察使以所賣穀二萬石誣以牧使所擅

分公怡然曰吾爲牧使不能力爭於觀察使是余之罪終不自辨盖長者也公短小淸癯温而有守其志固不期乎牧守也然遲徊百里不得顯用豈非命邪及晩歲屛居鄕廬與野老習射投壺夜則烹茶爇香命諸子鼓琴瑟倚枕嘯詠若將有遺世之志丁亥十一月十二日以疾卒享年六十以戊子正月十九日葬于全義縣東長子谷公娶淸風金氏白川郡守贈參議諱枋之女有一男大容郡守側出二男大定大安二女金基種申愭大容有一男薳三女趙宇喆閔致謙兪春柱大定有一男墅女李亨彬餘幼伯春

旣老嘗隱居渼陰江上景源鼓枻與養之溯流而東入衡門酌酒賦詩以爲樂壽翁已歿矣悲夫銘曰

嗚呼壽翁何氣之淳皎然不滓詩如其人公在于州遷客忘饑民感其義永世其思

通訓大夫行義禁府都事朴公墓碣銘 幷序

故忠臣忠正朴公彭年有賢孫曰光冑字孝直自少時淸愼剛方能不負鄕黨士大夫之望忠正公遺風餘烈盖不泯也朴氏世爲順天人曾祖諱慶餘淸安縣監祖諱命鼎考諱聖俊典設司別檢母淸州韓氏縣監 贈參判載女也公以父命爲伯父諱聖源後

奉思正公祀甫成童嚚宇儼然如成人　英廟三十
四年除　英陵參奉　召見殿中謂近臣曰眞長者
也仍　命改　莊陵齋郎盖忠正公爲　莊陵死節
故有是命嗚呼　莊陵忠臣凡六人忠正公最有大
節與五人謀復　莊陵而其孫又爲齋郎從衛　園
寢甚可悲也明年成進士又　命入侍後明年陞東
部奉事坐事罷明年二月由長興庫奉事遷義禁府
都事受　命押配鍾城府促裝卽行而反以道路濡
滯遭人言自鍾城配昌寧縣公素有疾往還數千餘
里宿疾復作過鄕里家屬願留公曰身有罪名不可

一日偃處終不少留在謫累月病益篤而公處之晏
如也癸未正月始得放十二月初六日竟以是疾考
終于正寢享年三十九始權厝于星州後二十一年
某月某日葬于忠州用安村之原公爲人內剛外柔
雖倉卒動止安詳未嘗有疾言遽色恬默自守不從
事於問學而行己自然近道與賓客言終日簡嚴故
賓客皆敬憚之無敢戲笑事親孝謹待宗族曲有恩
義以至於鄉黨故舊而皆得其懽初淸安公被嶺人
之誣而繫于獄也崔錫恒判金吾甘心羅織幾危而
得全然犴狴三年乃釋未久而卒公終身隱痛於內

義不與讐人之黨共立於世遂杜門絶交游議論常嚴於邪正聰明强記能文辭尤長於詩自號竹塢惜乎天不假年以茂材不顯所著書有若干編未及脫藁嗚呼可謂命也已配淑人海州鄭氏郡守運釆女左參賛楡玄孫也端儉賢淑事舅姑盡其孝以壬午八月初七日卒祔於公墓有子一人女六人子曰基正前縣監女長適都事閔修益次適士人張時機餘幷天基正娶閔孝錫女有一男二女男應鉉女幼閔修益有一男重健張時機有二男一女皆幼嗚呼景源先祖翼成公爲史官鄭麟趾等所誣忠正公嘗修

實錄恚曰此史官誣翼成公也乃焚之不傳於世景源嘗過六臣廟感忠正公殉國之節未嘗不泫然而泣也今賢孫尚有遺風而未得立身於 朝以繼祖烈豈不惜哉乃爲之銘曰

嗚呼鳳鳥死於野經二百年不復來儀孰知羽毛又生於丹山之陲不幸零落不得翔於千仞之上吾爲鳳鳥而悲

通訓大夫行刑曹佐郎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黃公墓碣銘 并序

黃氏世爲長水人唐天成時侍中瓊尚新羅敬順王

女至高麗徙居南原　明宣德初翼成公諱喜判吏
曹進議政府領議政號爲賢相生諱致身判戶曹後
五世生文貞公諱廷彧以文章名重一世平秀吉謀
犯　天子大臣皆曰不當奏獨文貞公首陳大義奏
天子及秀吉叛爲所執引節不屈　天子詔遣沈惟
敬往諭秀吉乃得歸官至兵曹判書兼大提學文貞
公玄孫曰爾徵監定山縣遭虜亂隱居忠州無懷里
後　贈司憲府執義生諱瑊　贈吏曹參議參議無
子以其兄　贈吏曹參判長洲君第三子戶曹正郎
諱處信爲後正郎有子三人長諱璿謚曰忠烈其次

諱璣 贈議政府左贊成其季則公也公諱瓛字聖圭幼恭謹忠烈公甚愛之 景廟四年正郎公卒于麻田縣治所公時年十二能執喪如成人者朝夕哭踊雖有疾猶不廢也 英廟四年忠烈公平嶺南亂卒于軍大夫人方在大丘公時年十六能内安大夫人心外治忠烈公喪以孝悌稱於宗族至 英廟二十三年舉進士後三年補 齊陵參奉由南部奉事軍資監直長遷司饔院主簿改刑曹佐郎居二年出爲靈山縣監歲大饑公爲饘粥以振之及春募民興水利墾廢田使流傭皆復其業旁縣之民聞而歸者

甚衆靈民歲出賦租以給繇役而民少賦役甚繁歲
未至而賦常缺縣中引故事請加賦公慨然曰如是
而加賦焉赤子將流離四方矣乃出俸廩以充其賦
由是靈民不知繇役之爲重也公在縣嚴於斷獄有
縣民詰公而訟懼公之逆知其僞也走京城懷一簡
書而來公笑曰吾平生未有過人者然當官唯不知
有私爾遂立詘其訟一縣咸服焉三年罷後六年授
翊衛司翊贊以父之病免任司憲府監察己丑四月二
十四日丙子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七其六月初十
日庚申葬于長湍府明達之原公旣卒後十五年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以長子昇源推恩也公爲人敦厚慈良簡於辭令羣居終日默默如也少孤學于忠烈公比冠自力爲時文南文淸公有容爲考官也嘗稱公所著文曰宿儒之文也乃置一等公居家祭祀以禮自高祖至于曾祖二室遷于公家也凡饋薦致其潔誠焉爨之事親自省視不少懈待賓客一以寬和無少長皆盡其驩故賓客爲之愛慕焉奉職勤恪常守法不踰尺度日寅緣國法而爲利者君子之恥也家故貧麤糲不給而未嘗爲家人營産業平居杜門却掃不

事交游公娶竹山安氏淸州牧使宗海之女生二男二女男長卽昇源今漢城府右尹次昌源今司饔院僉正女長適鄭養善義禁府都事次適金履正今定州牧使昌源有子一人曰藁出爲從叔金川郡守顯源後於忠烈公爲孫也女適李羲鱗公自幼時與景源甚相好同室而居者數十年窮達憂樂未嘗一日相離也今景源年老不死而公墓木已拱矣豈不悲哉銘曰

吾聞大人能不失赤子之心盖衆人爲物所誘而其心通達萬變不能保其德音惟公自爲童子時至于

白首不求榮進善自淪沈吾未知公之不失赤子心者與古之所謂大人孰淺孰深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南學教授漢學教授世子侍講院文學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徐公墓碣銘 并序

公諱孝修字汝源其爲人孝於父母自提孩已知愛親鄉黨人凡有所遺必先跪獻其父母性行恭敬儼若成人及稍長怡聲婉容不離左右其平居長身頎然終日默坐不妄言笑六歲時本生皇妣韓夫人嘗

因事怒而撻之命堅坐無敢輒動公受命終不移坐
有火爇袴及於股肌膚將爛韓夫人驚泣曰此兒堅
忍如此他日成立其必死於忠者乎九歲時本生皇
考黃海道觀察使諱命珩丁外憂也公在鄕舍聞訃
哭泣盡哀成服如禮見者異之其居韓夫人喪也自
侍疾夙夜焦熬至廢寢食及遭喪悲毁哀號如不欲
生晨夕哭如袒括時服雖闋常愀然有終身之慕天
性正直多氣槩嫉惡如仇見人不順於父母輒面責
之不少貸也隣里皆曰徐孝子事其父母有至行則
他日忠於　國家又可知也　英廟元年羣臣請誅

逆臣李光佐　英廟不許是時公年僅十歲聞光佐事輒憤然曰此逆臣也我當面叱之一日光佐過門外公聞呼唱卽起出呼光佐而叱之甚厲路傍觀者皆吐舌光佐心憚之約其騶從不敢呼唱而潛過其巷或問景源曰十歲童子面叱一國大臣於道中可乎景源曰亂臣賊子人得而誅之童子雖幼亦能知君臣之義惟恨不得執干戈衛社稷如古魯國童子汪錡之忠焉又安可自以童子徒畏亂臣賊子之怒而不致嚴誅乎問者慙服旣而公出爲從祖叔父司憲府大司憲諱命九後孝敬俱至大憲公常語人曰

人皆願多男子吾有一子而孝不羨人之多子也所
後皇妣李夫人哭其季女南氏婦氣昏而窒試藥不
效公引佩刀斮指灌血雖不能救而其孝則固已著
矣及居喪哀毁過制澌鑠成疾親戚有以滅性爲戒
者公輒流涕而謝之每哭泣血淚之所被雖苫席亦
皆爲之腐壞故宗黨之居父母喪者莫不以公爲法
焉公年二十三成進士早游太學言論風猷鬱然有
公輔之望至　莊獻世子入學以執事召見便殿
英廟奬諭曰遠大之器也甲子冬擧庭試丙科及第
入承文院爲權知副正字選拜　世子侍講院說書

又以選擬兼說書遷承政院注書復以說書陞司書
侍講 東宮威儀矜重援引論說俱極明暢 英廟
屢賜褒嘉雖在下位受知最深廷中莫不屬目由吏
曹佐郎復入 世子侍講院爲司書遷司諫院正言
明年又以兵曹佐郎改司書 世子贊善朴文敬公
弼周召至 京師爲 國家討賊甚力而於光佐論
列罪狀尤深切其黨側目以飛語中傷者多故文敬
公不安於朝卽上書歸老丘園公慨然曰光佐吾十
歲時所面叱者也至于今二十有四年 朝廷不能
致 天討使光佐得保首領此吾之耻也今贊善坐

論光佐被譖而歸吾若不能訟贊善非所以爲國嚴討賊之意也乃排衆議請留之　朝廷竦動自司書入司諫院爲正言又遷拜兵曹佐郎改司書復入吏曹爲正郎遷拜正言出爲永平縣令公爲政廉明慈惠以興學校爲先務勸課不懈縣有弊輒捐其廩以蠲之一境多賴白雲山在縣東北其下泉水逶迤爲蒼玉屛思菴先生棲遲處也公嘗從山僧野老徜徉於澄潭飛瀑之間至蒼玉屛金水亭未嘗不景仰先生之遺風人至今以神仙使君稱之公嘗語人曰吾早晩休官當結茅屋老於此也居一年吏畏民懷復

入 世子侍講院爲文學兼春秋館記事官已而居
觀察公憂明年選入弘文館服除遂拜副修撰兼
世子侍講院司書南學教授又明年進拜修撰兼文
學東學漢學教授言李聖述赴庭試不去其父僞贈
請削科不許 下教罷其職以是年五月初六日卒
于家享年三十八賔客故舊之來弔者皆曰孝子亡
矣其七月葬抱川縣蘇屹山茂峰之原公少儉約無
所嗜好弊布蕭然如寒士裘馬之美視之若浼息交
遊閉門自守然能任諫諍之責義之所在不少回避
其爲正言將赴 召命諸公討逆黨逐者相繼于道

或爲公言曰方今言亦難不言亦難願公稱疾少俟之公正色曰既有言責且有　君命豈敢避乎即促行以應　召命守正不撓多如此自童子時好經傳而於中庸大學書逐句劄録講求精微曰欲知爲學之方此二書足矣又手抄朱夫子書出入自隨剖釋微義不差銖兩人皆以爲不可及其文辭不費彫繪而大義能肅然也故一時疏啓之作多賁於公其爲詩不甚留意而天機自成風格與人交不見畦畛友於兄弟一室之中和氣藹然事孀姊如母務適其意又能恤其所後子教訓于家待庶母及弟妹能得其

歡厚於親戚舅氏李公老且貧以誠事之姨從妹旣笄而歿具棺衾以斂之親戚疾篤送醫齎藥以救之英廟時大憲公戚聯 王室深存畏約沖然有恬退之意公以是能自繼志爲謙約殯斂之日在笥者不過常服嗚呼懿哉徐氏世爲達城人大憲公曾祖諱亭履僉正 贈左贊成祖諱文道司評 贈領議政考諱宗愼監役 贈吏曹參判參判於右議政諱景雨爲從曾孫而判中樞府事忠肅公諱湝議政之考也景源少與觀察公同里居見童子在觀察公側天姿近道能誦孝經卽公也其後觀察公仕至黃海觀

察使而卒今公以弘文修撰又卒四年之間哭公父子何其悲也公配延安李氏正郎諱彥臣女都正諱光朝孫吏曹判書文僖公諱翊相曾孫澤齋安東金公諱昌立外孫也生二子有隣有防有隣原任吏曹判書娶參判宋載禧女無子取有防子俊輔子之有防今吏曹參判娶領議政李天輔女生二子長俊輔次偉輔今公二子以公之狀來求銘銘曰

層峰絕壑兮白雲之山下有清泉兮玉屏是環哲人遯世兮棲遲不還汝源爲吏兮俯仰怡顏將以歸老兮樂此幽潺維其永清兮終不可攀

通政大夫敦寧府都正尹公墓碣銘 幷序

自金浦郡東二十里薪谷之原有墓焉其高四尺者乃華陽宋文正公三學士傳所謂忠貞尹公之孫敦寧府都正諱泓所葬也都正公旣卒之五十五年曾孫行任以公墓銘屬於景源嗚呼昔者忠貞公旣秉大義以授命文正公又章大義以立傳則不待景源之銘而可知忠貞子孫之能承大義也然景源不爲都正銘其墓則無以揚公之德也公字靜源少倜儻不赴貢舉惟中酒賦詩以自娛若於心有所不平輒中夜悲歌慷慨因縱言天下之事自 高皇帝之所

以得神州與　毅宗皇帝之所以死社稷未嘗不反
復激仰坐上賔客往往有泣下霑襟者公常以祖讐
未復爲至慟即往拜宋文正公于華陽遂講問春秋
之義文正公亦心許之以其孫漢源爲公之婿公終
身感其德也初忠貞公斥和議爲崔鳴吉所切齒疾
於瀋陽其後公女爲弘文校理尹晳夫人欲乞墓銘
於崔錫鼎公以爲錫鼎之祖鳴吉執忠貞公獻于清
與忠正公洪翼漢忠烈公吳達濟皆見殺是崔錫鼎
於夫人乃父讐也何忍求讐家之銘刻於墓邪終不
從公乃貽書以告絕當是時錫鼎秉國勢傾中外卿

大夫莫敢誰何而公能以片言折之廷中爲之悚然
也宋文正公觝尹鑴投于海中宋尚敏爲文正公進
禮論下獄掠死公與其從父以健匿尚敏屍入山谷
中以斂之聞者流涕及文正公被誣而卒以健上章
辨其誣遂流遠方以死焉公乃號哭扶其櫬千里歸
葬能盡其誠此三者人皆敬服而其一爲忠貞公不
忘其讐其二爲文正公不忘其德也尹氏世爲南原
人萬曆之世文烈公暹戰死尚州子衡甲文科知縣
生三子長曰豫以應教出守南陽罵虜不屈而死之
諡忠簡其仲曰集乃忠貞公也 贈議政府領議政

忠簡生諱以明縣監配漆原尹氏處士遇泰之女忠貞生諱以宣判官配昌寧曹氏以採之女也縣監無子取判官之子以爲子卽公也始生狀貌魁偉自七八歲能屬文事所後母尹氏至孝朝夕怡愉尹氏爲感其孝視如己出及居憂廬墓三年祭祀一遵家禮與人交樂施與撫恤宗族寡婦孤兒人皆以爲不可及　肅宗十一年補　光陵參奉陞奉事直長由義禁府都事出監三嘉縣興學校勸孝悌縣民刻石頌其惠遷大興郡守坐事免已而叙拜軍資監判官出守錦山郡以事罷未幾復叙拜水運判官陞長城府

使入爲僉正尙衣院由宗親府典簿又出爲綾州牧
使　景宗元年解官歸杜門自守不復有干祿之意
也公爲人卓犖好義平生惟慕宋文正公於君臣父
子之倫講之有素雖賁育莫之能奪也初　景宗有
疾無嗣故大臣金忠獻公昌集李忠愍公健命等四
人定策立　英宗爲　王世弟於是錫鼎弟錫恒與
其黨大起誣獄殺定策大臣四人陪　景宗將盟于
壇故事功臣適子孫皆預盟公大恚曰吾惟知定策
大臣之爲忠不知其爲逆也殺忠臣而爲之盟吾不
忍爲也且　王世弟　國之儲君也定策大臣雖不

得恤獨不爲　王世弟地乎吾以世祿之臣尚不能
伏劒　闕下以冀　主上之開悟何面目彯纓束帶
與逆賊歃血同盟乎趙泰億公之姊子也爲公言曰
如不預盟禍將不測且舅年今已七十何苦守前日
之見以就肆市之誅乎公笑曰吾少時受國厚恩屢
典州牧今已老且將死矣爲　宗國而一死焉又何
恨乎泰億曰古之君子不得已行一不義者亦有之
舅何不黽勉從盟以超升於下大夫乎與其甘心於
斧鉞不若一出而取金帶也公厲聲曰君欲以利啗
余乎待長者不可如是仍閉目不與之言泰億退見

公子弟使交諫焉猶不聽會宋漢源以公婿貽書勸
之公怒罵擲書于地曰不意文正之孫有此言也是
時　景宗疾甚篤外廷諱之一日秦億自閤門退而
謂公曰　主上昏眩不視朝公從床上蹶然起曰不
視朝豈非疾乎不遑輩必欲諱之抑何心也秦億面
騂不能對未幾言者劾尹某不預會盟是護逆也宜
鞫之公怡然就獄吏對大言曰四臣定策立　世弟
有大勳勞於　王家而奸凶反以定策爲逆惡義不
可與同歃血乃流金山居二年僦一茅屋扁之曰詠
葵所以寓戀　闕之義也日飲酒擊劒作歌南士至

今多誦之　英宗即位公釋還泰億迎于漢水上公顧笑曰昔君言我無幸矣幸而生還將見　朝廷淸明豈無幸而爲有幸者邪泰億赧然有慙色公自掌樂院正移軍資監陞通政以僉知中樞府事兼五衛將遷敦寧府都正後三年辛亥十一月二十七日卒于家享年七十七自號靜齋有文稿若干卷藏于家公初娶韓山李氏觀察使弘廸之女子男一人曰宗柱早卒女二人長適宋漢源次適趙榮普再娶韓山李氏　贈參判欽稷之女子男二人長曰光柱經歷次曰東柱通政縣監女一人適副正宇沈衡鎭側室

子一人曰益柱僉知中樞府事孫三人曰琰郡守曰
瓚曰瑩曾孫五人曰行儼海州判官曰行儉通德郎
曰行任今爲 奎章閣待教待直閔百權金載龜生
員李行九琰之子若壻行進瓚男行黙瑩男甚矣奸
凶之禍人國也方其始也殺三學士者謂誰歟鳴吉
是已及其後也殺四大臣者又誰歟錫恒是已崔氏
兩世爲首惡而公悲憤就獄吏不歃盟血欲蹈白刃
何其義也且世衰亦已久矣文正公遺風餘韻不泯
者蓋幾希後生小子陵侮之不知尊敬獨公仰之如
北斗扶之翼之如子弟之衛父兄豈不賢哉銘曰

余嘗聞朱文正公承　孝宗之教曰異日從于驅馳者其惟忠臣之子孫今國中死事之孤誠多矣而夫子悲歌慷慨有大節人孰不曰忠貞公遺風猶存有如　孝宗奬六師西入榆關恢復神州則夫子庶幾瞑目而無寃然　孝宗旣棄羣臣而夫子竟未荷戈入薊門安得不飮泣啣痛於九原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副摠管柳公墓碣銘 并序

景源少時聞里巷布衣之士持議清嚴爲一世所驚服者凡三人其一曰李公宗之其一曰李公敬以其

一德甫即公也三人者飲酒大醉縱言一世士大夫邪正曲直賢不肖無所忌諱士大夫莫不畏之公諱懋文化人也姓柳氏後徙全州燕山時有諱軒司諫院大司諫以直言竄濟州未及還朝而卒 中廟靖國特贈吏曹參判又歷一世而有諱堪以吏曹正郎正直不撓謫慶興還拜舍人生諱永立歷官七道觀察使生諱穡觀察使 贈領議政公之六世祖也曾祖諱世憲 贈吏曹判書祖諱宬義禁府都事 贈議政府左贊成考諱泰明文科承政院右承旨妣淑夫人咸陽朴氏戶曹佐郎世寶女公生而清秀端雅

孝友出常年十三丁母夫人憂執喪如成人自斂襲殯葬四時墓祭皆躬視而行之未幾承旨公卒官安邊公冒氷雪踰嶺且千里攀輀謼號哀動行人公弱齡連遭大故毁而成疾年壽不永實源於此爲人踈亮易直善言論其與人交開心相待士皆慕重焉累舉不第竟卒實甲寅十二月五日享年三十七初葬交河先兆丁亥九月改葬于横城禾谷之原配貞夫人韓氏觀察使重熈女也公篤行友於其兄常以爲孤露之生相依爲命而貧寠棲遑常不得同居爲至恨從弟之早孤者衣食與共未嘗獨先焉待宗黨忠

而和事有不可者必面言斥之退而無私議人亦不得怨而德其言諸父之異居者雖徒步往省之不怠諸父樂與譚論而愛子之事有可疑必待而决之其内行之脩盖如此其教諸子必以義方嘗手書古人爲學要言命曰三省録使之講習及公且卒其子請所欲言則曰勤學也不及他事其志之正可見也有子二人長曰敬養居公喪未卒而以毁死事聞 贈持平次義養文科參判女二人適參判黃昇源李心傳敬養無子以義養子詠爲後初承旨公以孝旌閭及敬養死於孝公孝友其淵源所漸不可誣也及公

之歿公叔父判書修撰二公之誄曰孝友至行坦率
襟懷明析義理士流稱服又曰心事白直議論明快
大司諫韓公億增曰踈宕而詳密剛直而能容陶庵
先生之詩又稱其孝友能不忝於先而開其後李維
大心曰慈而不柔慧而不適樂善重道言議激發使
進于朝峭直鮮匹斯皆父兄師友之所稱道也景源
嘗謂有道之世士能巷議雖謗訕公卿大夫未嘗有
觸罹罪戾者此所謂極盛之世也當 英廟時文正
公陶庵先生講道於丘園之中賊臣致雲露章譏之
當是時公與宗之欲上書訟文正公不果上然其能

爲儒先羽翼欲斥賊臣其志義可謂賢矣銘曰
英廟之時公未立朝與其同志中酒歌謠賢者是尊
邪者是刺公卿貴人莫不畏避然而容之不錄其過
此五十年朝野淸平者邪

江漢集卷之十九

江漢集卷之二十目錄

墓表

孤靑先生墓表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集賢殿經筵春秋館事世子傅貞烈崔公墓表

弘文館博士啓功郎兼經筵典經春秋館記事官賜暇讀書贈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成公墓表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李公墓表

言行述

江漢集卷之二十

墓表

孤青先生墓表

先生諱起字待可姓徐氏其先利川人也後徙洪州上田里先生七歲好讀書尤喜禪學年二十始從土亭李先生之菡游聽其講說心樂之遂棄其學而師事之與重峰趙先生憲相友善李先生周流四方先生徒步以從之無山不躋嘗浮海登漢拏山見南極諸星而歸率州人作講信堂日習呂氏鄉約儀里中少年憚惡之潛燒其堂先生知鄉不可化乃挈妻子

入智異山紅雲洞洞之上有白雲嶺最爲幽夐自古人跡之所不至也先生結廬力耕田以給朝夕猶不能繼至煮山梨以充飢講道不輟四方學者聞先生之風從而游者以百數各爲書齋於先生所居之側以請益焉先生恐害及山寺居四年徙雞龍山築室於孤青峰下孔巖洞公州諸生束脩而來者日益衆相與謀曰凡先師講學之所皆有書院而吾州獨未之有也今先生來居于此而學者日游門下宜建書院爲學者摳衣之所也諸生曰諾乃建書院觀察使亦出其財以助之書院既成先生日日至院齋教誨

諸生自智異山徙孤青凡十八年沉潛道德未嘗以毀譽窮達累其心故問學益高明矣李先生嘗携周易訪先生於智異山趙先生亦願從之終日講說知先生造道之深也是時倭奴平秀吉弒其主源明智自立爲大將軍遣使者來獻孔雀趙先生上疏請絕秀吉　昭敬王立焚其疏趙先生遂退而歸見先生於孤青峰下先生罵曰起嘗望公如泰山北斗矣今直爲胡銓之類乎輒咄咄面壁不語趙先生曰試觀我疏先生搖首曰起不願見也趙先生自讀其疏讀未半先生竦立正衣冠再拜謝曰賴公之疏吾國將

免爲夷狄矣未幾先生以疾卒 神宗皇帝十九年十有一月十四日也享年六十九葬于某縣曾祖曰某祖曰某父曰龜齡先生娶某縣某氏趙先生爲之誌銘庶可以傳於百世也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集賢殿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傅貞烈崔公墓表

故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集賢殿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傅崔公者資憲大夫知承樞府事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集賢殿 經筵春秋館事謚襄莊公諱雲海之子

贈崇政大夫贊成議政府事諱某之孫 贈資憲大
夫吏曹判書諱某之曾孫也襄莊公事 康獻王統
三軍號爲良將公少精銳有父風方 恭定征倭之
時爲三軍都節度使與體察使李從茂都統使柳廷
顯入對馬州破倭奴於天神山下倭奴遠遁及班師
恭定爲幸樂天亭以迎勞之宣德中李滿住叛襲閭
延殺掠人民 莊憲命公率諸將往征之公懸軍出
婆豬江與滿住戰大破之斬獲甚多及班師 莊憲
特遣知申事以迎勞之公爲將凡三十年威振敵國
南自倭奴北至野人聞公之名皆慴服莫敢交兵公

諱潤德字某其先通川人也事　恭定至參贊議政
府事　莊憲幾年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
議政未幾陞左議政兼領集賢殿　經筵春秋館事
世子傅方是時許文敬公以儒學列於三公平法令
修禮樂以輔成　垂拱之治公以武力列於三公爲
國家腹心之臣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幾十有
幾訃　聞輟朝　賜弔祭某月某日禮葬于昌原府
某里之原諡曰貞烈配享　莊憲廟庭公娶某州某
氏某官某之女生子幾人曰某曰某臣謹案　莊憲
之時公與忠翼金公宗瑞爲信臣金公受　命定朔

方遂開六鎭名盖一世及爲相乃蹈危難以亡身公
征倭奴伐野人功冠羣臣及爲相能饗安樂以全身
然則公之智過於金公遠矣

弘文館博士啓功郎兼 經筵典經春秋館記
事官賜暇讀書 贈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

成公墓表

燕山四年發文簡公金宗直墓戮其屍及其門人鄭
先生汝昌金先生宏弼一時名賢坐死者不可勝數
弘文館博士成公固諫下獄杖幾殊流河東府徙江
陵府後七年某月某日竟賜死國人無不流涕公諱

重菴字季文議政府左贊成諱抑六世孫也曾祖諱世鏡司憲府掌令祖諱廉內資寺少尹父諱彭老生員母全州崔氏殿直生明之女也公生三歲有德性殿直抱公入園中手折荊笋以賜之公不受曰笋方生何忍折邪及稍長篤於行義鄉黨皆稱以顏子舉生員進士游國學與諸生約曰吾一日當作古賦三十篇日出諸生環公坐試三十篇令館中童子擊鼓以趣之公能作賦十五篇而日未中矣諸生歎曰日未中作十五篇誠神才也何必又作十五篇邪金公駉孫曹公偉見公所作十五篇皆大驚以爲不可及

也　成廟二十有五年中丙科入藝文館爲檢閱明
年大學士洪公貴達選文章知名之士賜暇讀書公
預焉由弘文館正字遷至博士兼　經筵典經春秋
館記事官燕山即位殺賢士以肆其虐公在　經筵
數廷爭燕山大恚及賜死遣義禁府都事齎藥至江
陵夜半府使見公泣曰國無道吾且將死願與公偕
亡山中公正色曰賜死其可逃邪遂受命而卒時年
三十一某月某日葬扶安縣南五里某阡之原公爲
人端直孝謹好經術又精於陰陽卜筮之術成氏世
家昌寧縣八世祖諱石璘官至議政府領議政公娶

咸悅趙氏縣監智之女生子一人曰禧童通德郎禧童生子二人女二人男長世道次世德女長適郡守高習次適金熊變曾孫男女若干人公旣卒趙氏號泣曰夫子旣死於忠妾豈不可爲烈女乎遂自投樓下而死　中廟靖國復公官　贈通政大夫弘文館副提學後二百年扶安人慕公之忠祀于文貞金公廟當紂之世少師比干諫而死孔子謂之仁燕山無道公直諫以殺其身豈孔子所謂仁者歟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李公墓表

公諱喬岳字伯瞻其先龍仁人　贈嘉善大夫戶曹

參判諱後望之子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諱士益之孫旌善郡守　贈司憲府執義諱榮仁之曾孫也幼好學師事尤菴宋先生時年十二宋先生夫人李氏手櫛其髮子畜之及宋先生竄海上公屛居不應貢擧　肅廟二十年宋先生追復官爵公始擧生員進士入　社稷署爲參奉由工曹佐郎出爲順安令三十一年登甲科拜司憲府持平明年以兵曹正郎充全羅道暗行御史三十四年出監咸平縣入爲　世子侍講院司書　上燕服臨時敏堂從戶外聽公講說大悅之謂近臣曰李某眞講官也特授弘

文館副修撰初朴弼琦爲尹拯誣宋先生其後布衣
洪胄亭上疏力言拯罪狀遂被　譴罰公與館僚洪
禹瑞上劄訟之並流遠方公投安州居三月赦還爲
校理特加通政出尹慶州入爲承旨由水原都護府
使擢黃海道觀察使遷大司諫又出爲忠州牧使四
十六年使燕中　景廟三年金範甲誣宋先生公上
疏痛辨其誣初竄慶山移東萊今　上元年召拜大
司諫改承旨太學生鄭楺上疏論李光佐　上不悅
召見殿中面詰之楺終不屈　上大怒立裂其疏擊
破案上白玉鎭左右震慄無人色公從容手自拾疏

而合之復置案上反復切諫 上喜曰承旨愛予至誠開導予甚嘉之願朝夕匡予不德拜成均館大司成陞同知義禁府事由漢城府右尹進承政院都承旨入司憲府爲大司憲兼備邊司提調明年出爲京畿觀察使復召拜大司憲論逆賊朴弼夢等罪坐削黜明年弼夢與其黨李麟佐等擧兵叛公憂憤日夜飲酒喟然而歎曰吾願速死不見 宗國之亡也其歲七月十九日卒于家享年六十六葬于楊州杏村之原初配曰貞夫人黃氏生一女適判書鄭益河繼配曰貞夫人朴氏皆無子以公族子世準爲後益河

生子二人女四人子長曰𣘥進士次曰樸郡守女長適進士李獻輔次適承旨徐命天次適尹元東次適某世準生子三人女一人子長宜老承旨次宜白縣監次宜耆都事女適尹得奎公少孤事宋先生如嚴父先生既卒朴弼琦金範甲相繼詆之輒抗言以直其屈坐竄西南記所謂服勤至死者公近之

嘉善大夫三道統制使兼慶尚右道水軍節度使李公墓表

義勇之士陪　孝廟於瀋陽者多矣而故統制使李公稱爲第一公諱尚敬字顧爽　社稷署參奉　贈

戶曹參判諱璪之子礪山郡守 贈承政院都承旨
諱之綱之孫高陽郡守 贈承政院都承旨諱贇之
曾孫 定廟別子德泉君諱厚生之七世孫也崇禎
九年中武科由宣傳官陞都事 孝廟與 昭顯世
子入瀋陽公從焉時年二十九狀貌嚴毅志氣磊落
在虜庭所得金帛輒皆分與其從者 昭顯世子令
將士獵于瀋中問公曰爾亦欲獵乎公避席對曰久
滯異國惟有歸心恐不得復見 主上意豈在獵乎
昭顯不悅獨 孝廟心嘉其直當是時中國大亂
明室將亡 孝廟憂傷與從行忠志之士偕醉悲歌

公亦感慨善飲酒酒半太息懍然有烈士之風以故
孝廟置酒時公未嘗不與飲焉　孝廟嘗賜公駿馬
謂公曰聞君善飲請一醉以較酒量遂與同飲公輒
先醉　孝廟曰君酒量不如吾寬令左右負公而出
時故相國李公行遠從　昭顯俱在瀋陽　孝廟嘗
與李公飲館中名士皆大會羽林之臣與飲者獨公
一人明日公造謁　孝廟李公先至告　孝廟曰後
來者不可無罰　孝廟笑曰可用三杯之罰因與公
極飲大醉公居瀋一年受知於　孝廟爲最深明年
東還由平安道兵馬虞候拜金海中和二府使　孝

廟卽位陞京畿水軍節度使已而授會寧府使改咸
鏡南道兵馬節度使後八年以全羅右道水軍節度
使改忠淸道水軍節度使又四年以春川府使拜慶
尙右道兵馬節度使又四年以定州牧使陞咸鏡北
道兵馬節度使進嘉善入爲訓鍊院都正兼五衛都
摠府副摠管禁軍別將未幾以御營中軍出爲全羅
道兵馬節度使仍留中軍遂不行進拜三道統制使
會仍任舊統制使又不行明年授忠淸道兵馬節度
使久之病免卒于家　顯廟十有五年十有一月二
十有七日也享年六十以明年正月某日葬于陽智

縣九鳳山長丞之原貞夫人金氏祔公爲人凝重莊
靜不喜聲色其爲帥營中肅然未嘗聞管絃之音性
方直爲虞候時賊臣金自點奉使過境嫉公之不附
已也欲詘之公罵自點曰相公不宜恃勢作威福尚
敬豈可著此帽受辱於人哉立脫其帽擲於地遂棄
官去其剛如此公有子一人曰蕃 贈司僕寺正寺
正有子二人女一人子長曰道明 贈承政院左承
旨次曰奎明女適監役申鏳承旨有子二人女一人
子長曰涵 贈戶曹參判次曰潤出爲奎明後女適
鄭錫麟參判有子一人曰桂國今節度使潤有子二

人曰柱天曰柱華都事庚子曰柱厦出身錫麟子曰翼淳公少被　孝廟之知其拜會寧府使也吏曹初不擬公名　孝廟特命加望而公名又不見擬又命加望然後吏曹乃始擬於是　御筆特授之居未幾　孝廟昇遐公終身以爲至痛有如　孝廟饗國日久則其用公者豈獨會寧一府使而止哉悲夫

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大丘都護府使　贈議政府左贊成謚忠烈黃公墓表

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

使大丘都護府使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諡
忠烈長水黃公以今　上四年四月辛卯卒初葬長
湍麻根原既二十九年十月丁卯改葬坡州紫雲原
從子景源表其墓曰公諱璿字聖在　肅廟三十六
年舉進士及第選入　世子侍講院爲說書　景廟
聽政充文學洪公致中使日本公爲副明年還拜承
政院同副承旨是時　景廟無繼嗣故大臣金忠獻
公昌集李忠文公頤命李忠愍公健命趙忠翼公泰
采以　景廟命策今　上爲王世弟因請代理李光
佐内懷不悅言於朝曰國必亡遂與賊臣金一鏡殺

四大臣公亦遭斥竄茂長又徙陽德今 上元年移
平山數月釋還陞禮曹參判遷大司諫出爲觀察慶
尚道未幾光佐復用事舉李思晟爲平安道節度使
明年春李麟佐叛與思晟謀犯 京師公選輕騎欲
入衛豫令安東尚州二鎭或從丹陽或從延豐皆會
忠州又分兵爲十二寨自竹嶺屬之蟾江置左右協
守之將以阻界上已而麟佐弟熊輔與其徒鄭希亮
等起嶺南陷安陰居昌咸陽以應麟佐公乃令草溪
之軍防于左星州之軍防于右是時界上皆置寨盛
兵屯守熊輔軍少不敢踰遂留居昌居五日曹鳴佐

等以獄囚起據陜川并三嘉軍爲熊輔援而熊輔大修器械勢甚張公乃發屬鎭之卒爲五軍一軍出安谷一軍從洛平出長谷一軍從茂溪出勸賓一軍出白巖山一軍從晉州出丹城下進圍居昌鼎佐始聞公悉師赴居昌也不爲備公立遣大丘精兵三百人合星州草溪之軍疾趍陜郡去鼎佐壁不十里鼎佐登高望見大丘兵已至始大驚夜半軍潰偃其帷帳冒鼎佐而擊殺之盡擒其黨以降初嶺南傳言賊臣將遣刺客入公營賓佐皆曰公必不免公指所居閣曰吾雖死不出此閣賓佐泣不敢復言牛頭山在居

昌北裒百餘里其西谷塹深而道狹草木荒翳公按圖喜謂賓佐曰先據北山此趙奢之所以取勝也使俞彦哲潛師疾馳伏西谷時熊輔欲走淸州夜過牛入牛頭山彦哲兵已伏西谷熊輔還走中礮遂與希亮俱被擒衆爲公賀公獨深憂從賓佐登營南樓獻欷久之其夜卒公大提學諱廷彧之七世孫也曾祖諱爾徵定山縣監 贈司憲府執義祖諱瑊 贈吏曹參議考諱處信戶曹正郎 贈吏曹判書公爲人沈靜謹默治軍旅嚴重有法公卒時年四十七初配曰順興安氏生子顥源郡守女嫁李宜大金漢五繼

配曰連山徐氏生女嫁金進行夫清州淪陷之際死
大節以報　國家李忠愍公南忠壯公是也嶺南潰
亂之時立大功以靖　社稷公是也公之忠貞與二
公何以異哉

李士固墓表

自古天下未甞無經世之材而人知其可用者蓋幾
希矣夫鮑叔之於管仲其知之也深故其信之也篤
其援之也力故其任之也專若士固者使至今無死
其朋友知之而未必深也信之而未必篤也又孰肯
援之之力而任之之專耶士固姓李氏諱恩重敦寧

府都正諱秀輔之子江原道觀察使諱萬稷之孫平安道觀察使諱泰淵之曾孫也少頴銳識慮過人及旣壯夷曠謙厚善談論風流澹蕩其爲學不拘章句必深求乎古人之旨要爲可行於時者嘗以爲天下之事一失其機則雖智者無可施故君子藏器而待時如無其機則終身不出亦可也景源嘗與李文簡公天輔南文清公有容論當世俊乂之士二公數數稱士固有志天下眞經世之材也然景源猶未之知也其後數年從士固察其言而信其意眞所謂經世之材也於是景源問經世宜何所始士固對曰宜自

正士大夫風俗始景源又問曰士大夫風俗不同夏
上忠殷上敬周上文宜何所始士固對曰上其忠無
上其文景源始喜曰昔董仲舒言漢繼大亂宜少損
周之文致用夏之忠是仲舒能知經世之務者也故
朱子曰仲舒可以爲丞相今士固上忠之說亦此意
耶歸以士固之言傳于李南二公二公無不心服始
士固嗜文學年三十二擧生員補 懿陵齋郎 英
廟九年癸丑十月六日遽以疾終于家享年僅三十
有六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州檜谷之原士固嘗讀
老子書喜其玄玅或頗疑之南文清公聞而笑曰士

固辨於臧否周於運用是豈爲老子者耶景源以爲
士固之學內儒術非老子所能詘也文清公謂景源
曰子眞知士固而信其學者也士固娶恩津宋氏禮
曹判書文僖公諱奎濂之孫順興府使相維之女也
有子三人女一人子長曰奎英次曰奎亮前縣監次
曰奎應爲叔父思弘之後女適縣監金安默奎英二
男一女坤載民載女適金魯行奎亮一男三女文載
女長適沈能禧次適南昺來次適洪秉均奎應一女
適徐有膺金安默三男二女基豐參奉基中基弘女
長適李始源進士次適宋奎熈內外曾孫總畧千人

景源少而識士固未嘗數數從士固游然士固愛景源嘗問經世之材景源笑曰吾友當自知之士固亦笑而去居未幾士固歿悲夫天下豈復有經世之材耶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元公墓表

公諱仁孫字子靜原州人輔國崇祿大夫兼禮曹判書致仕奉朝賀　贈議政府領議政謚忠文公諱景夏之子黃州牧使　贈議政府領議政諱命龜之孫興平尉謚孝憲公諱夢鱗之曾孫也五世祖忠翼公

諱斗杓以靖社功佐 孝宗爲議政府左議政公皇
妣貞敬夫人平山申氏領中樞府事諱思喆之女也
公少清羸年三十始擧進士 上召見賜靑絲帶後
二年選入 世子翊衛司爲洗馬明年十月中文科
由 世子侍講院說書入司諫院爲正言遷拜司書
是時 上御司僕寺親鞫逆賊申致雲等特授司憲
府持平公涕泣告忠文公曰致雲逆惡自古以來所
未有也仁孫恨不以一劒剉致雲之肉而食之也明
日乃與執義徐公命膺上箚曰逆惡滋蔓未已此易
所謂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天佑 國家諸逆惡旣伏

典刑然而　國家苟未能劈其亂根章其逆謀而爲之書以嚴春秋無將之誅則臣等竊恐凶孽潛滋闇釀將無以折其萌芽矣　上嘉納已而特授弘文館副應教與編闡義昭鑑公之受知自此始間嘗承命爲忠州廣州御史由司僕寺正擢承政院同副承旨遷右承旨改司諫院大司諫未幾還拜成均館大司成由禮曹參議除全羅道觀察使會仍任舊觀察使公復爲右承旨冊　王世孫陞嘉善進都承旨入司憲府爲大司憲差備邊司提調公上書乞歸養父母　上不許水原量田　命往視及復　命拜弘文

館副提學居二月由大司成遷吏曹參判兼同知
經筵成均館事由兵曹參判復拜全羅觀察使久之
召爲副提學明年除開城府留守擢漢城府判尹入
内醫院爲提調遷刑曹判書改禮曹進判兵曹兼弘
文館提學由議政府左參贊兼宣惠廳提調遂判吏
曹兼　世孫左賓客自公任事不悅者數三人相繼
詆斥然寵遇日益隆重其後　特命判吏曹者三矣
遂擢判義禁府事進議政府右議政公爲人子諒平
直無所偏好然君子苟被挫抑則扶之惟恐不及也
世子贊善宋公明欽追削官職公爲　上言曰明欽

尚未復官甚可惜也 上歎曰卿能追訟宋明欽可謂賢矣乃 下教復明欽官公寢疾以甲午十月壬寅卒享年五十四 上震悼輟朝三日遣承旨 賜祭于家十二月乙酉葬廣州沙村之原公事父母致其孝與弟二人相友愛少好詞章游庠學名冠諸生及立朝銓注平允考試公正 上嘗稱元某考試可無愧也其配曰貞敬夫人宜寧南氏 贈弘文館副修撰有常之女也生子一人女二人子曰在明女長適進士宋文紹次適進士李弘淵始公寢疾聞景源被人中傷輒憤罵曰言者陷害吾輩幾何其禍人國

也嗚呼公如不下世世則吾輩有所恃歟悲夫

尹永甫墓表

敦寧府都正尹公好大義悲歌慷慨每酒酣言天下事輒激昂賓客聞之皆感憤泣數行下然尹公不遇於時官止都正而終焉君子惜之尹公曾孫曰永甫爲人磊落不拘小節有矯世拔俗之行善飲酒歌諸葛亮出師表意氣高邁與尹公未嘗不同也然永甫以一布衣旣不得位年菫二十四又不幸短命而死嗚呼天之所以報施者何其薄也永甫世爲南原人名行倹以郡守諱琰之子出爲忠貞公集適孫煜後

内行修潔居父憂雖値大冬在堊廬膝着于藁不入室處事其兄判官行儼如嚴父昕夕展寢平居杜門謝交遊與物無競嗜山水有時控驢出郭門竟日而歸爲文章出入唐宋不帖帖以章句小儒自命其將歿也與其弟待教行任引巵酒吟諷楚辭聲振林谷者久之未幾而卒丙申八月二十日也葬于金浦薪谷之原先墓之兆永甫娶弘文校理李亮天女無子今 上元年 奎章閣成景源承 命薦行任以爲待教非特以行任文章可任閣臣也盖取其慷慨激昻能繼都正也嗟乎永甫如不歿何遽不及行任耶

行狀

嘉善大夫忠淸道兵馬節度使 贈議政府左
贊成謚忠愍李公行狀

曾祖諱之白故任 順陵參奉 贈承政院
左承旨

祖諱光胤故任 顯陵參奉 贈司憲府大
司憲

考諱弘著故任尙州鎭營將兼討捕使 贈
戶曹參判

公諱鳳祥字儀叔德水人也五世祖諱舜臣事 昭

敬王爲統制使破平行長於海中力戰死之　贈議
政府左議政謚曰忠武至公考能紹祖烈爲聞家公
少純質無所藻飾　肅廟二十有八年中武科陶菴
先生李公縡亦中文科故相國李文敬公畬以文武
得將相材爲　上賀六月薦補宣傳官兼備邊司釐
正郎遷訓鍊院主簿入都總府爲都事改宣傳官三
十一年以都總府經歷出爲朔州都護府使未幾遷
拜訓鍊院正陞折衝將軍内禁衛將又出爲金海都
護府使府有鹽戶歲授錢以斂其利公曰官長豈可
與民爭利乎立罷之三十五年遷全羅左道水軍節

度使明年免由司僕寺兼内乘爲羽林衛將遷承政
院同副承旨西方大饑除寧邊大都護府使公既至
謂賓客曰吾寧以擅分得罪不忍見赤子之饑而死
也於是悉發留庫粟四萬餘石以賑之至冬十月粟
既入申觀察使首其實賓客皆曰粟既入何必首之
公曰擅分爲赤子不得已也如畏抵罪而諱其實其
爲罪反不重邪四十年授咸鏡南道兵馬節度使陞
嘉善大夫三道統禦使兼京畿水軍節度使既三年
入爲禁軍別將五衛都總府副總管四十六年出爲
楊州牧遷忠淸道兵馬節度使　景廟即位召入爲

捕盜大將訓鍊院都正明年薦拜三道統制使兼慶
尚右道水軍節度使營中舊有别藏儲出納財貨公
以謂此非上將所可爲也乃出財貨歸營庫四年薦
拜總戎使入漢城府爲右尹今 上元年易置將相
公遂以刑曹參判攝訓鍊禁衛大將又管左右捕將
事已而拜訓鍊大將兼都正故相國閔文忠公鎭遠
請作 教書明言 景廟不豫狀宣示四方使國人
皆知賊臣矯誣之心 上以問九卿諸臣公對曰鎭
遠之言誠是也 先王之疾至大漸而猶不設侍藥
廳故中外不知 先王之疾已大漸也今 殿下不

領　明教無以章賊臣之誣也是時廷中論李光佐
趙泰億罪狀公以爲逆順之分不可以不明也乃從
諸臣請誅之五月持平李倚天詆公以附麗陰巧公
自劾遂解將職未幾授御營大將知訓鍊院事同知
義禁府事明年逆賊李思晟請從朝士流竄者悉補
邊郡公以爲罪人怨國者多矣苟假郡印其不驅西
塞之卒而爲變者臣不信也今思晟陰爲罪人冒陳
之是無嚴也思晟懼不敢復言然踰年果謀叛逆士
大夫服公之明五月司諫申處洙詆公以潛購逆家
公自劾又解將職七月復授御營大將　下教曰某

忠臣之孫也其爲人質而且愨予已知之某何可固辭大將乎會李光佐趙泰億復執 國命自左議政閔文忠公以下諸臣皆被黜公上疏乞與諸臣偕被黜 上不許十月斥補忠清道節度使公以爲光佐泰億無臣節吾嘗請誅何恐以大臣待之邪遂不肯辭光佐上劄以許之下義禁府凡九日公以實對遂見釋倚天處洙皆慙服曰不知李公之心而誣之吾負李公矣始今 上爲 王世弟金一鏡陰結宦官朴尚儉日夜謀危 王世弟尚儉乃矯 景廟旨未及宣布事發覺尚儉棄市一鏡遂誘睦虎龍上飛變

逮　世弟嬪徐氏從子德修考問狀欲將動搖　王
世弟賴　仁元大妃金氏乃得全令　上即位一鏡
伏誅李光佐爲領議政外雖阿諛以順　上旨而內
懷不道之心四年正月李麟佐謀爲叛逆與其黨將
以三月犯　京師而光佐擧李思晟爲平安道節度
使又擧權詹爲忠淸道觀察使鄭思孝爲全羅道觀
察使權益寬爲咸鏡道觀察使約引兵以應麟佐連
一月國中恟恟公陛辭請修戎政　上特許便宜從
事及旣至先飭五營遠斥候廣譏察又請閱兵光佐
吡日節度使烏敢請無時動兵乎遂格而不聞公歎

曰光佐執　國之柄使帥臣不得閱兵雖有智者亦何以措手足乎是時兵馬節度使爲國信臣者於清州獨公一人　京師傳言曰逆賊先入清州殺節度使諸將士勸公戒嚴公太息曰鳳祥戒嚴則光佐必謂造亂矣鳳祥何以自白邪戒嚴當死不戒嚴亦不免死然鳳祥以忠武公孫蹈刃而死不猶愈於戒嚴而死乎三月麟佐果起兵謀襲清州以兵器載於喪車置州北大藪之中若送葬者清州人皆不疑也麟佐乃與梁德溥深相結啗以千金約夜半開門先導德溥公之偏裨也十五夜天大雨雪公置酒與其叔

父弘茂飲夜過半管絃不輟公沉醉先歸寢室有鴟來鳴其聲急公問左右曰鴟何所向而鳴乎左右對曰向寢室公殊不悅即解衣彊卧而睡於是麟佐發藪中所置兵器薄城門德溥先道至寢室指公卧處麟佐兵環立戶外不敢進乃選其黨張甲者入公卧處搤其髻公驚起以股踼之欲被衣有賊二人交劒進公揕其刃遂奪二劒望戶外擲其一劒戶外賊耳割而走公執一劒與麟佐搏戰不勝而一手已折傷矣旣被執麟佐以皮縛其手爇炬火而衝其口加刃於頸曰十三日　京師已陷節度使發兵從我則富

貴可與共之公大罵曰汝不聞忠武公家忠義相傳邪吾雖萬戮豈從汝逆賊叛邪逆賊何不速殺我大呼者三遂死之卽十六日雞鳴也享年五十有三臨歿猶罵不絕口弘茂醉睡亦被執顧謂從子鶴祥曰烏可以不義求生邪麟佐令跪弘茂抗立罵曰吾從子旣歿於國矣吾膝其可爲汝屈乎麟佐問兵符安在弘茂又罵曰兵符吾固不知雖知之豈言於汝乎麟佐問名亦不對遂下州獄終不屈六日竟歿清州將士成志行等乞于麟佐收公屍權厝城西金井里清州旣平以其年五月十六日葬牙山縣魚羅之原

公始死淸州牧朴鏜夜遁上觀察使兵變曲折而不陳公死節狀及御史李道謙歸自淸州始登聞 上特命旌公之門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賛成兼判義禁府事諡曰忠愍危身奉上曰忠在國逢囏曰愍遣禮官 賜祭于家 命起復其子漢弼爲復讐將赴竹山後四年湖西御史吳瑗請建公祠於淸州上許之 賜號表忠明年又 命從祭顯忠祠以配其祖忠武公公身長目光如電美鬚髯立 朝忠信其大節卓卓如也事其母貞敬夫人某氏以孝聞夫人嚴重有遠度聞公擢爲統制使戒之曰昔忠武公

爲統制閔仁士卒而遺愛至今猶存故士卒願得忠
武公子孫爲帥汝宜繼忠武公志盡忠　王室毋使
士卒失望也且示衣簏曰汝衣備毋用軍中尺寸物
及公之喪夫人不哭曰吾兒死於　王事能不墜其
祖之烈矣何以哭爲公初娶竹山安氏節度使績之
女　贈貞敬夫人生子一人即漢弼公又娶南陽洪
氏察訪日章之女　贈貞敬夫人無子公又娶達城
徐氏宗誼之女封貞敬夫人生子一人曰漢翊蚤死
無子漢弼官至節度使有子二人女三人子長載海
次達海爲漢翊後女長適金景桂餘皆幼初漢弼爲

復讐將從戰竹山其舊軍請爲前鋒曰麟佐先公之
讐也公爲將欲復父讐則舊軍何恐不從乎麟佐旣
禽 上臨門行受俘禮問麟佐陷清州狀麟佐言先
陷清州殺李某者知李某之不可誘故使賊涵敬手
殺之 上命斬涵敬之首以肢體 賜漢弼俾復父
讐景源嘗讀忠武公南海碑感其大義及讀公清州
廟碑悲其死節與忠武公無所異也李氏祖孫死於
國名垂後世豈不烈哉謹具歷官行事狀牒春秋館
請賜論述謹狀

折衝將軍清州鎭營將兼討捕使 贈議政府

左贊成謚忠壯南公行狀

曾祖諱弘達折衝將軍龍驤衛副護軍

祖諱有慶　贈禦侮將軍訓鍊院僉正

父諱斗明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公諱延年字壽伯其先宜寧人也　康獻王時上護軍諱深從軍入遼東有功上護軍生成均館大司成諱尚明大司成生兵曹參知諱軼公於參知爲九世孫少慷慨有大節嘗讀漢書蘇武傳喟然而嘆曰大丈夫何苦齧雪而不能死邪　肅廟二年舉武科出

身拜宣傳官十五年居承旨憂服除補武臣兼宣傳
官備邊司啓差爲郎遷軍器寺判官二十年陞爲僉
正居三年出守祥原郡當是時武力之臣後公而立
朝者往往列於節度使獨公屈首爲郡吏無所知名
而怡然不少怨恨每酒酣歌諸葛亮出師表歎息乆
之賔客莫知其意也二十六年守古阜郡坐事罷故
相國李公世白言南某治郡廉謹不可遽罷遂 命
仍任明年免三十一年除訓錬院判官遷中樞府都
事改都總府明年由訓錬院僉正出爲黃海道兵馬
虞候有大熊入州噉人公即引所部校卒以當熊前

行一卒爲熊所噉節度使登月波樓望見大驚公單
騎馳往射之遂殺熊由是營中服其勇三十五年入
都摠府爲經歷改宣傳官後二年守楚山郡明年免
四十年守博川郡 景廟元年陞折衝將軍以僉節
制使出鎭城津明年以營將出鎭安東秩滿爲羽林
將令 上三年又以營將出鎭淸州兼討捕使初
景廟有疾無嗣故大臣金忠獻公昌集李忠愍公健
命趙忠翼公泰采等入對 便殿請建 儲會日且
入 景廟諭曰予將告于 王大妃卿等俟之遂起
入 大妃寢殿夜過半 殿門已閉東西廂燈燭皆

滅大臣憂懼不知所爲乂之 景廟乃復出殿門手
捧 徽旨示諸大臣曰 大妃命以 延礽君冊
儲嗣矣諸大臣皆爲 上賀卽夜 冊立 王世弟
於是賊臣柳鳳輝不悅上疏劾昌集等無人臣禮
景廟乃下鳳輝獄趙泰耈上劄論救事遂已諸大臣
與李忠文公頤命聯劄請命 王世弟代理國政
景廟許之泰耈乃從宣仁門潛入見遂沮 代理已
而宦官朴尚儉文有道等與宮女石烈必貞閑淸瞫
門斷 世弟問寢之道乃矯 旨欲廢 世弟事發
覺宦官宮女皆伏誅未幾賊臣金一鏡使睦虎龍上

飛變殺諸大臣及李曉成金雲澤等又收 世弟嬪
徐氏從子德修掠問之德修强服獄遂成誣辭上及
王世弟宮中皇皇 王世世弟上疏辭位乃和藥勸
徐氏飮曰今夜禍將作趣飮此藥 徐氏涕泣告
大妃於是 大妃下 徽旨保護 世弟後三年
世弟卽位一鏡誅黨與謀逆日益急李麟佐鄭希亮
等約以明年擧兵叛方是時李忠愍公鳳祥以節度
使鎭淸州公請爲備忠愍曰吾爲帥臣豈不知備患
之道耶然亂未作而先自發兵吾不敢也明年三月
十五日麟佐入淸州會天雨雪夜將半節度軍亂公

聞之驚起按劒賊已入寢門之内公罵曰爾姦賊敢爲變邪以劒擊賊爲所執賊牽去至觀德堂麟佐陳兵坐堂上脅公使跪公平立瞋目大罵曰吾以三朝舊臣來爲而州討捕使年今七十餘矣豈愛一死而屈於汝乎吾頭可斬吾膝終不可屈賊大怒脅公益急至拔劒擊公兩膝猶不跪曰狗鼠輩速斬吾頭罵不絶聲明日昧爽遂見殺時年七十六淸州牧使朴鏜以聞 上震悼曰疾風知勁草特 贈兵曹判書 教有司旌其門閭起公次子都總府經歷德夏加通政爲討復將 命從軍德夏將行 上以爲忠

臣之孤有所衝蹈恐死之　敎曰德夏雖從軍毋爲
先鋒及賊平公以德夏原從功加　贈崇政大夫議
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謚
曰忠壯始公死時長子德純庶子德元皆在　京師
未及還獨奴晩萬婢憲禮侍公尸側不忍去賊歎曰
各爲其主耳卒不之害時公屍暴露於道日中不殯
晩萬憲禮遮道哭州人莫不哀其誠爲遷屍殯于城
東旣七日賊走安城公從子德基德升德星德垕德
孚潛入清州始奉屍歸于鄕里公旣死八日而斂顏
色凜然若生者人皆異之以其年五月丙寅葬陰城

縣所居村後公爲人沉毅勇敢事父母以純孝聞初
承旨寢疾且革公沐浴禱于北斗乞以身代割指注
血于口其居喪朝夕上冢雖風雨未嘗廢也友於諸
弟弟極年病甚篤盡誠救視得不死大年出身不幸
而早歿公哀傷如不欲生撫其遺孤而鞠養之皆得
成立士大夫聞公内行皆以爲不可及也凡立　朝
五十三年清方忠慎嘗書愛君如愛父憂國若憂家
懸諸燕寢以自儆其爲郡以興儒學爲已任在博川
時每春秋會郡子弟試文藝取其尤者十六人置之
郡學督課之秋冬讀書春夏作文考其高下明其賞

罰每月朔禮見先師引諸生坐明倫堂講論之又具錢穀以養士名其庫曰贍學博之士感公之德於其歸立興學碑以頌之夫人楊氏故郡守遇漢之女也孝敬慈惠雖古賢婦無以過也後公五歲卒于家今上八年三月初九日也是歲七月遷公墓改葬于鎭川縣北明信之原夫人祔德純今爲龍宮縣監德夏官至節度使景源嘗從清州人聞公事甚詳又因使事過清州觀公死節處感慨泣下令縣監將乞銘於先生長者屬景源而爲之狀謹述舊聞及其所嘗感慨者論撰如此謹狀

嘉善大夫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巡察使大丘都護府使 贈議政府左賛成謚
忠烈黃公行狀
曾祖諱爾徵故任定山縣監 贈司憲府執
義
祖諱瑊 贈吏曹參議
考諱處信故任戶曹正郎 贈吏曹判書
公諱璿字聖在南原府長水縣人也幼負氣嘗夜天
黑獨抵西郊斬盜處數其吭而歸及長折節爲儒學
晝夜讀書雖家人不與之接祖母李氏以爲病召巫

襪之公笑曰我豈病邪　肅廟三十六年舉進士未
盡一月中丙科權知承文院副正字出爲察訪栗峰
道居三歲入爲正字選補　世子侍講院說書遷成
均館典籍改侍講院司書入兵曹爲佐郎移司諫院
正言四十三年　景廟聽國政充侍講院文學改司
憲府持平復入兵曹爲佐郎居月餘又拜文學移持
平明年以兵曹正郎轉文學持平爲正言遷侍講院
弼善入司諫院爲獻納四十五年復拜弼善二月清
使德音至　景廟賜宴席既設德音曰　王世子何
以席爲立撤之　景廟止帷中從官不知所出公奮

曰屈 世子以從虜人是 國家罔無窮之耻也卽
入見 肅廟言 世子不可爲虜人屈 肅廟廼遣
大臣往爭之然後遂已陞司僕寺正移獻納遷司憲
府執義四月故相洪公致中使日本公以 世子侍
講院輔德爲洪公副將行 景廟令使者市角於倭
奴公爭曰倭奴剽輕善發怒不守明法不足以馴伏
其心今爲市角敎使者犯法非所以輯綏外國之意
也 景廟爲公罷其令明年正月還至良才驛拜掌
樂院正旣四日以使日本勞陞通政大夫承政院同
副承旨夏拜刑曹參議 景廟卽位有趙重遇者上

疏請復庶人張氏位號　景廟命公掠問之重遇死邪黨切齒自刑曹移左副承旨初正言李公禎翊論斥賊臣金一鏡　景廟降旨斥李公爲兇人公在政院固爭之　旨雖得改而卒爲一鏡所嫉罷去久之拜兵曹參知明年陞參議改右副承旨轉掌隸院判決事一鏡用事公坐前白改　上旨竄茂長縣已而一鏡教重遇弟重遂上言乞復兄讐會不報其事遂寢居三年徙陽德縣其明年判書公卒旣踰月始許奔喪及旣葬公竄如初令　上元年移平山府一鏡誅公遂釋還二年服除拜刑曹參議改承政院左承

旨祔 沈王妃書 廟主陞嘉善大夫刑曹參判三
年移禮曹改大司諫載寧郡有守禦屯田 上特賜
暎嬪李氏公疏言守禦之備自屯田出今 殿下如
賜後宮則士卒必有怨言由是忤 旨解諫職遂不
復用右議政李公宜顯爲 上言黃某不宜斥廢五
月始起拜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廵察
使大丘都護府使公旣至則出庫錢益修兵械錮軍
吏之所負庫錢十五萬歲大饑若賦若糶皆寛之爲
饘粥以振貧民初公爲觀察時一鏡黨與更用事校
理尹公心衡勸公無行公謝曰亂必作矣子且竢遂

行四年三月李麟佐叛殺忠清道節度使李鳳祥以其衆據上黨城公選精騎將北遮　京師先令安東尚州兩鎭或從丹陽或從延豐皆會忠州又分屬州之兵爲十二寨自竹嶺幷化寧以西屬之蟾江置左右協守之將以阻界上辛未麟佐弟熊輔與其徒鄭希亮等起嶺南陷安陰居昌咸陽收兵二千將與麟佐犯　京師公精騎未及赴　京師因欲自將而馳擊之乃以草溪之軍防于左星州之軍防于右是時界上皆置寨盛兵屯守熊輔軍少不敢踰遂留居昌益募人衆欲乘虛以襲大丘公閉營不動召梓匠繕

治壞屋熊輔使人覘公營兵匿不見而營中有版築聲遂猶豫而終莫之犯也初嶺南傳言刺客當入公營賓佐皆曰刺客至公將不免公指所居澄清閣曰吾雖死不出此閤賓佐泣不敢復言丙子陜川曹昻佐等以獄囚起遂據其郡又并三嘉軍爲熊輔援而熊輔在居昌聚衆二萬號七萬大修器械勢甚張公乃發屬鎭精銳之卒爲五軍一軍出安谷一軍從洛平出長谷一軍從茂溪出勸賓一軍從雲山驛一軍從晋州出丹城下進圍居昌昻佐始聞公悉師赴居昌也不爲備公立遣大丘兵三百人合星州草溪之

軍疾趨陜川庚辰大丘兵馳至金陽驛二州軍皆會
去昺佐壁不十里昺佐登高望見大丘兵已至始大
驚夜半師潰其將金湑郎軍中偃其帷帳冒昺佐而
擊殺之盡禽其黨以降昺佐既死熊輔勢遂孤而大
軍薄居昌下衆皆懼乃稍逸去牛頭山在居昌北袤
百餘里有二谷其東南谷平以廣無所依阻其西谷
塹深而道狹草木荒翳公按圖喜謂賓佐曰先據北
山此趙奢之所以取勝也陰使高靈縣監兪彦哲潛
師疾馳伏西谷中時熊輔欲入牛頭恐公出兵守西
谷乃使間者假縣牒抵公營覘其所爲及聞公兵終

不出遂信之四月壬午熊輔棄居昌走夜過半入牛
頭山彥哲兵已伏西谷熊輔遂還走中礮傷重遲明
至省草驛追兵夾攻之熊輔軍亂遂與希亮俱被擒
嶺南平衆爲公賀公獨深憂以謂嶺南豈特一熊輔
哉不伺釁而更發者吾不信也從賓佐登營南樓周
覽山川歔欷久之其夜爲狀言南事未封卒于軍中
是月十一日辛卯也臨卒召諸將欲有所言不能言
太息而卒都事封其遺狀以聞 上震悼曰黃某盡
忠國家殄瘁王事遂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賻
恤其家五月孤顥源以公之喪歸 京師嶺南之民

環喪而哭者緣道不絕後二年以原從功加 贈崇
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
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五衛
都摠府都摠管公初葬長湍府麻根原後二十九年
十月三日丁卯改葬坡州紫雲原貞敬夫人安氏祔
初正言權公爀言黃某不病而暴死請窮根本以求
賊 上命觀察使朴文秀案驗以聞文秀殊無案驗
意公夫人徐氏上言乞復公讐於是更 命付有司
已而不竟公爲人沈靜平居默然人不見其奇及其
臨機明達而精敏雖處死生之故其志不懾也初善

山府使朴某勒其府民皆取食於富人由是豪黨不
軌之徒將聚爲盜會公下令曰聚黨奪人財者斬府
中遂以無事其先慮遠覽以折姦萌多如此治軍旅
簡重有法處危急中一以寬緩未嘗妄動故訖公解
嚴嶺南人賴以不搖少好文學强記精識尤喜本國
圖記嘗書山川險易州縣虛實習其應變制勝之要
及出師凡所施設皆得其宜然公平生遜讓自持不
事交游故其材爲世所不知其居家孝於繼母治身
廉潔待賓客如布衣時恢調怡怡至有所守嶷然不
可奪奉職恭謹不受私請享年四十七有文集五卷

藏于家自公卒後二十年　朝廷以公有功於南方賜諡忠烈命有司錄其孤公初配曰　贈貞敬夫人順興安氏先公十二年以卒生子一人郎顥源金川郡守生女二人嫁李宜大金漢五繼配曰貞敬夫人連山徐氏生女一人嫁金進行宜大早歿有一女嫁金普淳小子等力弱慮下忍讐圖存爲天下爲人子弟者羞而日月已久又懼公忠國之節不傳於後世謹具歷官行事狀告于執事謹狀

言行述

通政大夫司諫院大司諫李公言行述

公姓李氏諱亮臣字元亮初諱宗臣其先中國人也唐顯慶中中郎將茂平百濟留仕新羅子孫遂爲延安人入 國朝文忠公諱廷龜以文章顯與其子文靖公諱明漢仍父子爲大提學文靖公生弘文館副提學諱端相 顯廟時退居楊州靈芝之山下守道不仕生文簡先生諱喜朝師事文正宋先生時烈爲世儒宗公文簡先生子也有節行文簡先生謂門人曰吾兒正士也若出於世吾恐其不能免也 肅廟四十一年擧進士 景廟元年補內侍教官未幾丁文簡公憂服除以監造勞陞漢城府主簿改司僕寺主

簿遷至工曹佐郎令 上三年及第由兵曹佐郎選
入弘文館爲副修撰初侍 帷幄 上諭曰爾父以
廸事 先王爾宜以爾父之事 先王者事予公感
激願以死報遷校理兼備邊司郎與修 肅廟實錄
五年復爲副修撰初 景廟有疾無繼嗣故大臣金
忠獻公昌集李忠文公頤命李忠愍公健命趙忠翼
公泰采等以 景廟命立今 上爲 王世弟已而
引 景廟聽政故事建議上劄請使 王世弟代理
國務賊臣金一鏡朴弼夢内不悅謀危 世弟乃使
睦虎龍上蜚變告四大臣爲叛逆於是一鏡與其黨

李光佐窮竟其獄殺四大臣今 上即位乃誅一鏡而追復四大臣官安置弼夢於海中未幾光佐復用事又追奪四大臣官出弼夢於海中明年春弼夢遂反國中大亂而光佐猶執 國命公乃上疏曰四大臣爲 宗廟萬世之慮共建大策非有私於 殿下一人之身而所謂代理之議亦遵 景廟之明命行景廟之故事也理義明白庶有辭於後世而悖逆之臣陰蓄動搖之志輒肆不道之說前後相繼以 殿下孝悌之心迺不忍聞而强存不當存之嫌故賊臣輒揣 殿下之心脅持之 殿下避之愈深而賊臣

持之愈急 殿下之慰安賊臣日益加而賊臣之謀危 殿下日益甚卒至於前年之變而 國家之亂極矣然 殿下不少開寤而猶持前日之見使亂臣賊子氣增而勢長臣竊痛之且賊臣構不測之誣以肆屠戮彼其意豈直殺此四大臣而已哉及逆謀未售於下而 天位已定於上則徒讎既沒之人亦何益哉然四大臣如爲忠也則與四大臣爲讐者其爲賊也明矣故既殺之又從而追罪之 殿下所以處四大臣者誠無所私矣亦何必爲一鏡輩報仇哉夫四大臣於 殿下既無自功之心則 殿下於四大

臣又安有自嫌之端邪竊聞 殿下嘗下教曰四臣非逆也既非逆矣尚寘於追謫之律不亦冤乎因又効光佐罪曰始遏代理之議謂國必亡及誣告獄成窮竟其事罪一也推轂一鏡擬之以大司馬罪二也追罪四臣爲反逆者所藉口罪三也出弼夢於海島中以遂其謀罪四也妖書之變詞絶悖而不購其賊罪五也擢泰徵思晟幾覆 社稷罪六也案洪啓一獄不請命而寢其刑罪七也權益寬以觀察使鎮北路裝送黄溥爲不道而不收益寬下獄汲汲殺溥以滅口罪八也尹憲柱發擧益寬也因命憲柱代益寬

上劄沮之罪九也李眞儒實爲誅首而反奬進罪十也李明彥無人臣節而擧爲行人辱　國命罪十一也引疾閉門不肯爲　殿下鞫治反者罪十二也

上大怒直夜召見執公疏鈎問威甚左右無不震恐而公色和前對雍容不少懾　上亦爲之改容公因言曰　殿下每欲去朋黨和輯羣臣以成蕩蕩平平之治然不行皇極之道而能成蕩蕩平平之治者臣未之聞也夫皇極之道先明是非可誅者誅之可竄者竄之然後寬其餘黨平其微犯以廣自新之路則不務蕩蕩平平而民自化於皇極之中也豈不美哉

令　殿下不明是非以以姑息爲事欲雜氷炭合黑白
以爲皇極之治故元凶之臣無所憚畏　王綱日隳
國勢日孤烏在其蕩蕩平平也　殿下雖不用臣言
它日必思臣矣　上無以詰當是時光佐顯政威震
朝廷羣臣熠伏無一人明其罪者獨公慷慨敢直言
中外悚然稱其義然亂臣賊子皆仄目　上亦不悅
初竄郭山郡已而改竄慶源府居七月釋還田里然
上猶怒斥不復用旣八年出監安陰縣不就未幾拜
北道兵馬評事又不就　上曰予以補外授評事其
可辭耶於是乃赴其明年還拜　世子兼司書居久

之遷吏曹佐郞兼校書館校理不就由弘文館校理
兼　世子文學改修撰遷副應教兼漢學教授出爲
咸從府使皆不就明年拜　世子兼弼善西學教授
遷掌樂院正改司僕寺正又兼漢學教授相國金公
在魯使虜中公充書狀官明年還爲副應教以使勞
陞通政大夫兵曹參知遷司諫院大司諫改承政院
同副承旨以事免四月由禮曹參議出爲三和府使
撫兵邺民府中大治十一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官
年五十一公爲人慈良愷悌與人處風流溫雅無畛
域及辨邪正別是非其守介然無所挫事親孝謹文

簡先生在丘園公朝夕與羣弟子相揖讓不命之退未嘗出寢門之外文簡先生寘靈巖公侍側怡怡愉愉處流離中能致其養其在三和饗老人悽愴泣下曰吾不忍見老人也其慈孝之心盖如此治身儉約遇賔客一以恭敬無尊卑咸盡其懽其歷官十有三年前後立朝纔半年然愛君之誠不以進退有異也始公之在慶源 上稍寤四大臣寃先復李忠愍公趙忠翼公官爵後十年 下教又復金忠獻公李忠文公官爵四大臣之寃始白而公已卒矣悲夫公卒之明年二月二十日葬于安山郡竹栗里之原夫人

平山申氏吏曹參議鐔之女生二子長獻輔舉進士賢而早歿次敏輔出爲從兄崇臣後獻輔生一女敏輔生一子一女皆幼當 國亂新定賢邪幷進之初使公之言得行於 朝廷則大義明刑罰肅而社稷可以永安矣然餘忠凜然有足以風勸後世豈少補也哉

江漢集卷之二十

棆[illegible]斤

十